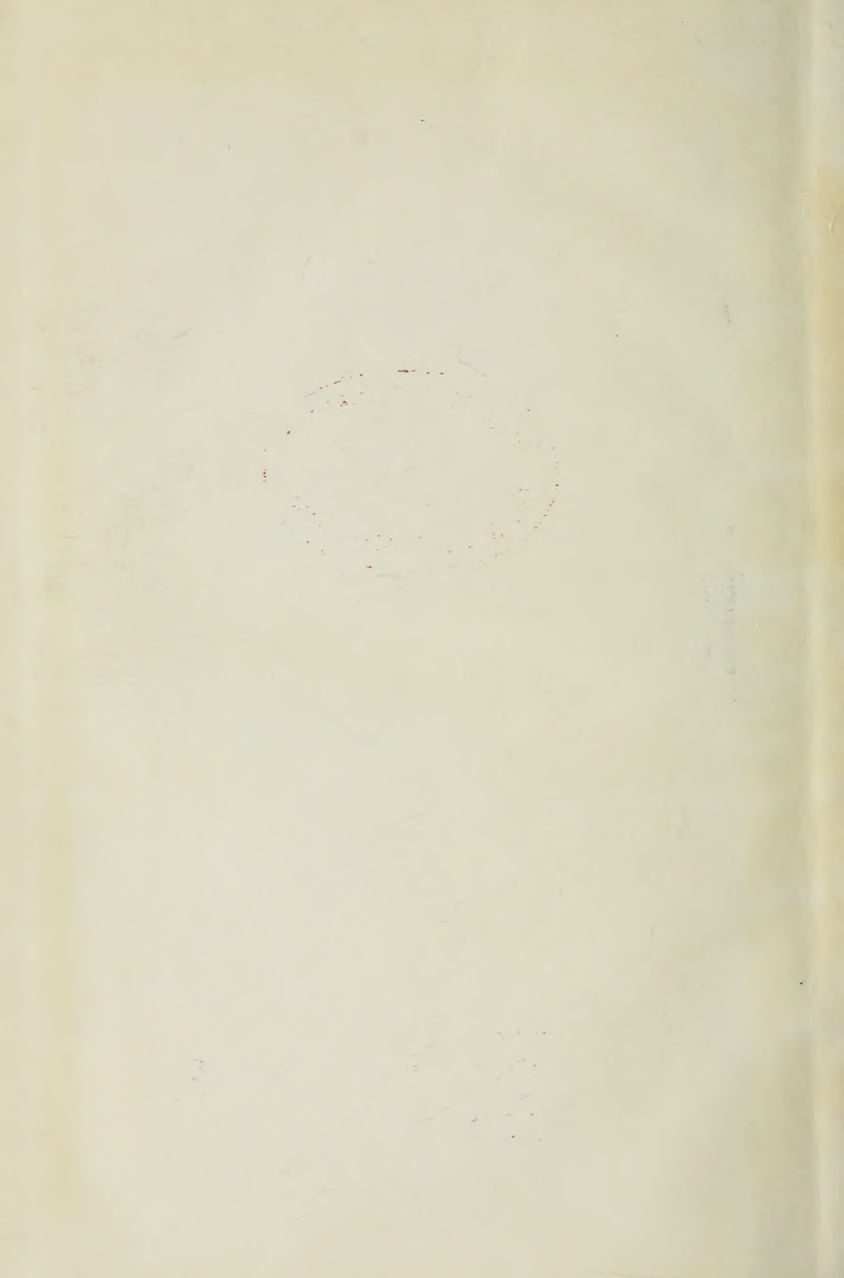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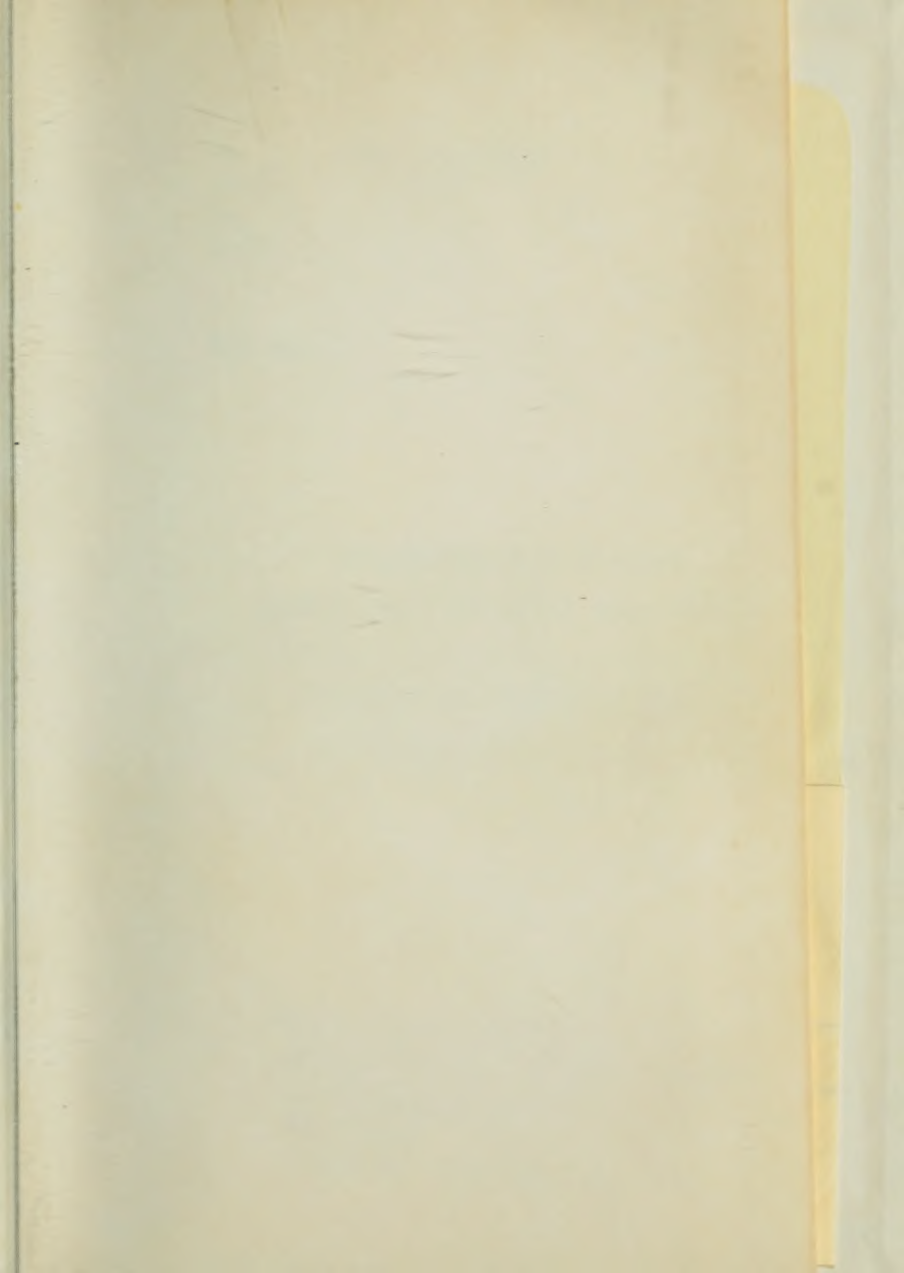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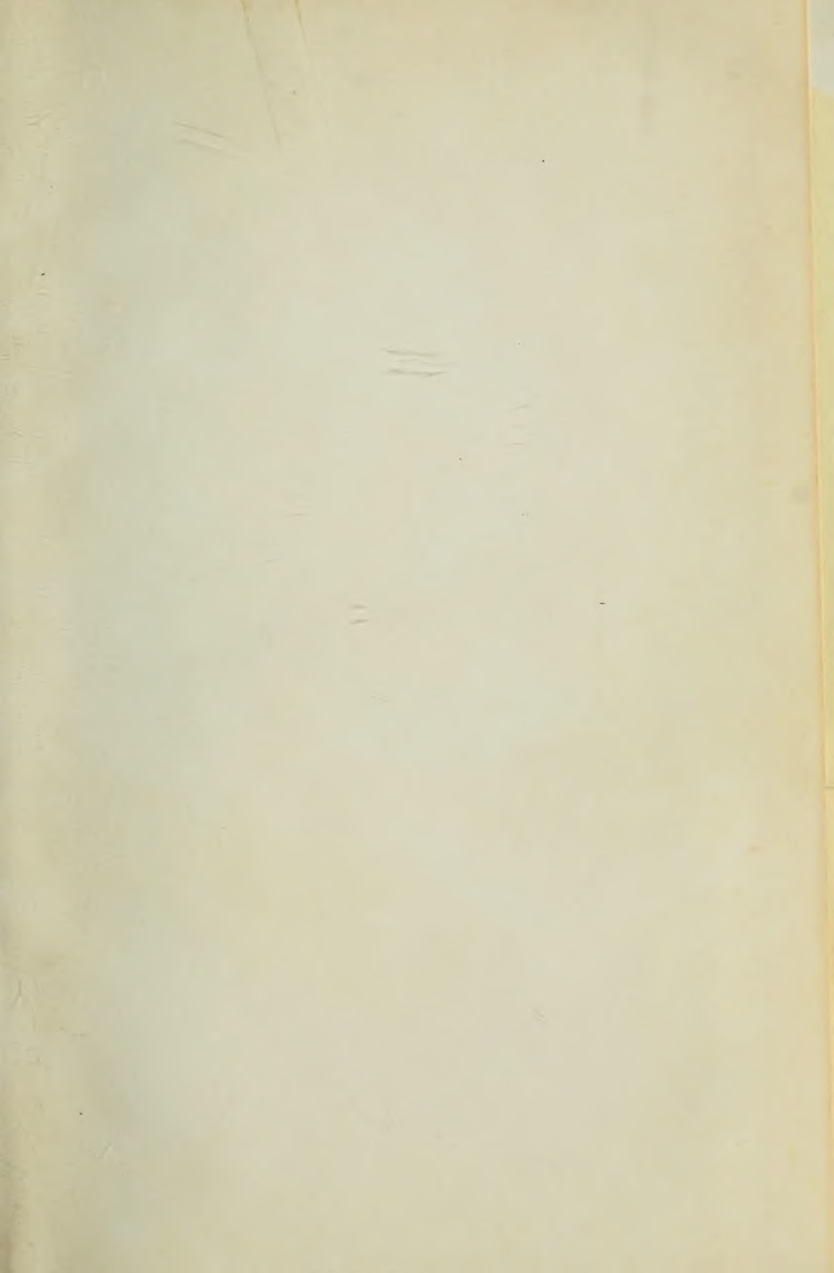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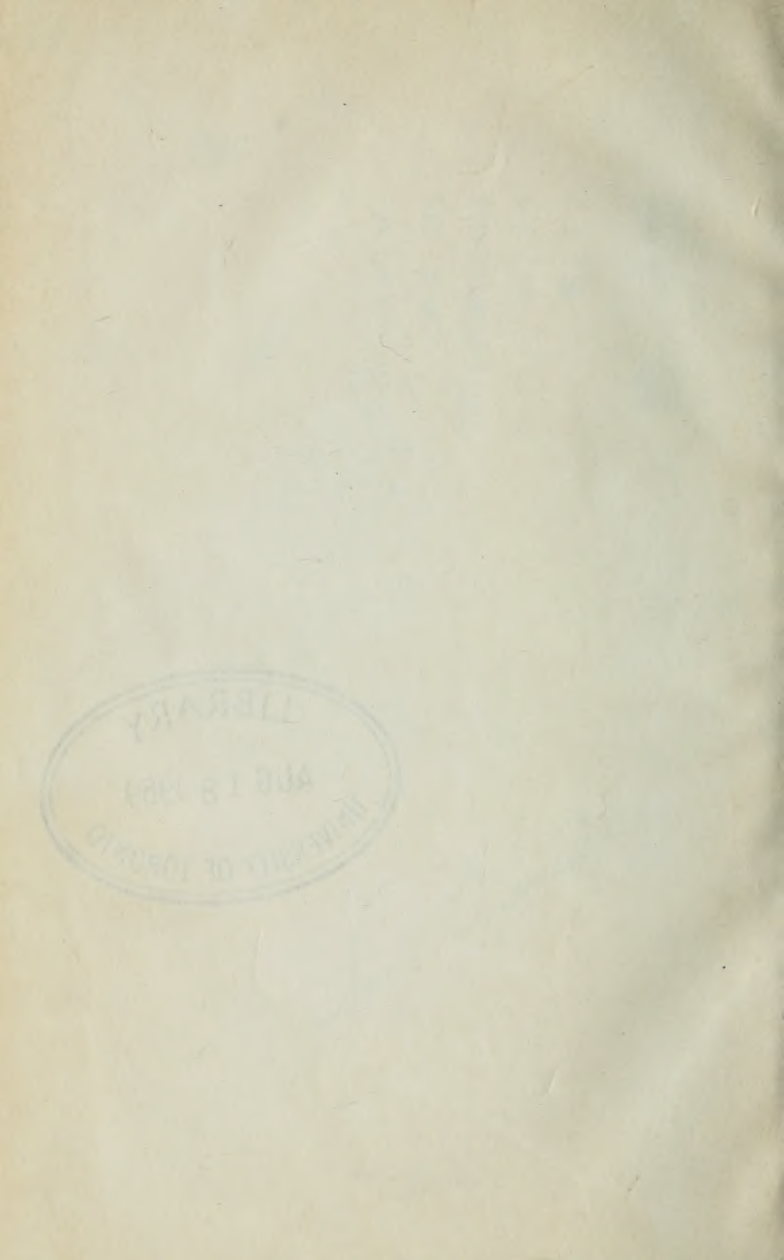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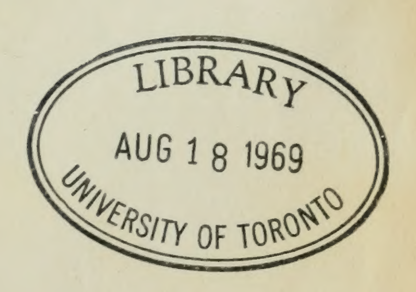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18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目錄

（一）賊
（二）人
（三）請同此一杯罷
（四）野鬼
（五）小說裏的人物

1935.1.25
購于廣州市
沉飛

San Dionisio

本書作者其他文藝著作一覽

（一）莎萊（中篇小說）　光華書局出版
（二）洋囝囝的自殺（短篇小說）　新宇宙書店出版
（三）秀髮（詩集）　同　上
（四）情八書簡（長篇小說）　同　上
（五）黃衣（中篇小說）　羣衆書局出版
（六）爲了素菲姑娘（長篇小說）　新宇宙書店出版
（七）祭壇（詩集）　未　定
（八）花期將逝的花朵　未　定
（九）文藝自由論（論文）　未　定

賊

實在這是一件非常平凡的事，也和吃飯一樣的平常；肚子餓了，就要吃飯。但是我們却從沒有人注意到過吃飯這一件事，只知道要吃飯了就吃飯，而於這一件事，偏都會注意起來；而且還會認爲是一件極卑陋而不足齒的，雖然這也等於吃飯一樣的平常。甚且也可以說是平常的吃飯的事。這眞是使我覺得奇怪。啊，也許一般人都覺得奇怪吧？但是這是不幸呀，並不只是這可憐的王阿大的不幸，就是全人類，直立動物的種族，也何嘗是有一點光榮的。我說這是不幸呀，這的確是不幸呀；但是這話和這事，何嘗有人會得瞭解。終於這個名詞，在人類裏喊出來了，十分得意的眉飛色舞，好像似戰場上立了偉大的戰功歸來的戰士！啊，終於喊出了，這個名詞，在人類裏面。

『啊，捉到了一個賊！』說着睜起了銅鈴似的大眼，帶有一種光輝；口自然開得要非常大了，這樣方可把聲音提高。手與足的鼓勁，也是必然要的了，因爲這個時候，態度何等的昂揚。但是賊簡直是走下地獄去了，至少也好像被踏在得意的脚下，無力，懊喪，頹唐，眼前全是黑色的東西；原來光輝已不是他的了。這一種情形，在無論多少的不同時和不同地的獲賊時候，總是一樣的，好像在法律上已經告訴過什麼人，捉到了一個賊是應該這樣的。是的，我的話是說錯了，這的確是法律，長着羊角鬚的法官，把法律讀得很熟，一閉眼就看見這樣的人，是在某一條的法律下蹲着了。這個法律，法官把肚子塞得飽飽以後，已告訴過吃得肚子和法官同樣飽的人了；但是蹲在法律下的人，始終並不知道他自己是已經蹲在某條法律下了，因爲他的肚子太癟，疲倦得耳朵聾了。眼睛雖然還沒有逃去了瞳仁，也不能看了。啊，法官和法律，站在吃飽了飯的人前面，雖窮人來得太遠了。王老賊這次被獲，也逃不了這種情形；但他並不知道，他們要將如何宣佈

他的罪狀。而且他也覺得王老賊這個新名詞的古怪，究竟為了什麼，原有的在母親懷裏吃乳時候，就叫慣的王阿大三字，如今突然被廢，當他們問得了他的姓以後。

已經是早晨了，王阿大當然何嘗預料到這個時辰是惡時辰呢？但他也只能怪他離他已經幾十年的父親，不來送一個夢給他，終於使王阿大在賊的法律情形下走着了。我已說過時間是在早晨。那時還很早；夜的氣息，在晨風的翅下，溜到馬路兩旁的樹上去躲避。路上非常靜悄而森涼，雖還未脫於夏，但却街涼如水。墨牙齒的安南巡捕，戴了尖頂的帽子如漏斗，眼皮上似有一束未成的夢窩，渴想要睡的樣子，雖還是沒有離了他的職守。行人簡直還沒有，只有電桿的長影僵躺在馬路上，車輛却已有了一點。在這個時候，王阿大給一個在他看起來也是人的人扯牢了一把領子，阿大在前，那人在偏左的後方，一起在走着。當該是小姐在夢中與少年情人幽會，太太在老爺的懷裏，滾成一團的在抽氣。僕人也許已扭扭

眼睛，偷聽了一聽，或偷看了一看下了床，但世界還得算是鬼的世界呵！不過無線電是神祕的，太太爺與太太太，固然不會驚動，還是躺在床上繼續着他們的溫蜜，但却驚動了一路巷裏的人了，太太爺以下的大爺中爺，小爺，和太太太以下的大太太中太太，小太太，並許多中小姐，小小姐，都帶了隔宿的迷夢，從巷裏走了出來，看了一刻便又帶着不屑的態度，走了[illegible]去。這樣去去來來，來來去去，無論經過多遠的路，總是繼續不停。在他們雖然覺得這是不足齒的事，但他們却又覺得非常可注意的，是的，這是可注意的。許是他們要從此計劃，如何消滅賊與類於賊的問題了；將洋洋洒洒，要寫他們的文章，在某雜誌，或某報上發表了；因為他們有不少是社會科學家呢。王阿大祝福你，從此你是要做賊也不會做了！真的，王阿大是覺得很有後望，雖不能預料後望如何。他是一步又一步，提了二條軟弱無力，瘦得皮包骨的，連皮已老皺得不堪的腿子，走向前去，帶着他特殊的情緒。他的背是屈了，走起來有些龍鍾的樣子，連背連肩連頭，上下隨着

步履顛播。他的臂灣裏是掛着一包用白竹布包着的東西，比他身上的任何一件東西，要兩樣一點。果然如何珍貴，因爲包着了，眼睛是射不進，但就外面的整潔，已顯而易見了。但這一點大概也就是王阿大倒運的原因。他的兩隻手，相互搭住，屈在胸前，但並不如和尚念佛時候兩手屈合在胸前的願意。而且有些不勝其負担的樣子；但也不敢定是痛苦，還是不慣。他們是在向前走着，王阿大和我曾經所說的在他看起來也是人的人。看的人是時來時去，像潮一般的，使王阿大和那個人的前進，彷彿浮在潮的上面。

『阿媽，我要看，抱，抱……』一個小孩子在急吵，似乎要哭了，但含有非常熱的希望；他是要求着他的母親，因爲他要知道賊是什麼一件事。這的確是事實，他並不知道什麼叫做賊。在小孩子的世界裏，固然也常有類於賊的行爲發現，但他們並不知道這就叫做賊，只是他們大家都覺得，假使要這件東西　就拿這件東西。這不過是一件東西，東西也會有拿不得的嗎？原來，賊是成人世界裏的

名詞。除了在這世界裏的人懂得賊的意義以外，什麼人都不會懂得了。但我自己承認這話是沒有充分的理由。如王阿大一生的哲學，餓了吃飯，吃飯要錢，沒有錢只有運用他父親遺傳給他的技能——也是職業，和什麼人的用以換錢吃飲的職業一樣。不過他覺得人家是有資本，他是沒有資本，而換錢買飯吃的目的是一樣的。而且他也覺得非常公平，因爲沒有資本，便一日吃一頓或二頓。吃起來也非常簡單，有時大餅，有時油條；闊氣些的時候，吃幾大碗飯，喝一些鹹菜湯，或豆腐漿，並不像他們有資本的職業者，常常吃些魚，肉，或者大菜。而且，他還想到，這個待遇，他也和吃飯一樣的沒有得到過分。有資本的職業者，常常坐了汽車到跳舞場，影戲館，帶了太太去玩，而他因爲他的職業是無資本的，應該不能和他們計較，終日的倦睡在破碎而髒不可喻的亂草橫陳的破花絮裏，做些夢就是影戲館與跳舞了。太太終身沒有看過面；甜，鹹，酸，苦，辣，什麼滋味，都沒有嘗到過，雖然也去睏過紅嘴唇，非常會做媚眼的婊子，但不是太太呀；而且

，還是有毒的！自己爲了毒，已做了不完全的人了；的確他是沒有眼熱過什麼，因爲他自己知道他的職業，並沒有資本，利益不能和他們有資本的職業者相比。王阿大這樣的哲學，顯然他是不懂什麼叫做賊，那末，他也是小孩子嗎？我還是不講他，橫豎是一件怪事。

這吵着的孩子，也是在這去來無定的人羣中。他只有五六歲模樣，才及他母親的兩條腿一樣高，太矮了就在人羣中，也是看不到。他腳上穿着一雙有搭帶的皮履，但沒有搭住，也沒有穿襪。衣服也沒有換整齊，睡得皺得如放在胡桃箱裏差不多。肥圓的臉上，尚有昨宵的淚痕，大約是曾經一度吵着要吃乳。他在吵着的時候，兩個腳跟，不住跳動；兩隻纖白而完全可顯示出他可愛的小孩的天眞的手，盡其所能的向上伸着，猛烈的亂撲着他母親的有孕的腹部。他的母親，是一個年青的少婦，紫花白底的睡衣，還沒有換去，如和尚的袈裟一樣披着。要是他的背上，也背着一個包兒，一頭黑髮，並不戳去而盤在頭頂，拖了一雙草履，却

怪像一個日本女子。她也非常肥胖的，完全是貴婦人的模樣。翹首望着不幸的王阿大，臉部上也有一點情緒的表露，有時皺着眉，有時也搖搖頭，但她並不是在可憐他。她的孩子吵着的時候，一隻手去搭上孩子的手，一隻手去摸着孩子的臉以為安慰；眼睛還不住的向人叢中望去；而還時時移目來，看看站在她身旁的一個同她有同樣身價的男子，從他的一切上看出來，尤其是一對圓大的眼睛，閃閃有光，非常的沉毅而驕傲，似乎什麼都不在他眼裏。孩子更吵得厲害了，她才把身子向下一蹲，用力一舉，把小孩抱了起來，把臉貼着孩子的臉，拿出她做母親的樣子，非常慈祥而和靄。孩子自然不吵了，把眼睛看着王阿大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一步似要走幾分鐘的一樣，路上的螞蟻，都要被他踏得粉碎了。

『寶寶，你會罵他，老賊骨頭！』臉上堆起笑容，哄着她的孩子罵王阿大，並拿住孩子的一隻手指着王阿大，腳跟點起一點，似乎這樣非常有趣。

那時她身旁的男子，卻提起反對了。他自然是她的丈夫，小孩子的父親。論

上一絲笑容也沒有，但並不是怒着她，而却正是齒恨着王阿大。他說：『這是醜惡的事！不要把這觀念，給小孩子知道，賊……』說着連連擺着他的腦袋在搖頭

眞的，他是臭到了賊的臭味，像糞一樣。

『窮人却看不得，反正我們不是窮人。』

『你的理論也對，賊是窮人做的。』

一邊說着，一邊顯然是離開了人羣，孩子由父親接在手裏抱了。他們是有這樣的見解。那時的少婦，搭在她丈夫的臂上，隨着從他的拖鞋上飛起的，給曉露浸溼了的泥塵，一步一步的走，頭是並不回過來了，放棄了王阿大。小孩子還是吵着要看。他抱着小孩子走得總算還快，使他的太太輕捷的步子敵達敵達，左脚才落地，右脚已舉了，移搬得很忙，但還不及王阿大輭酸了的老腿，來得爽快。至少他的步子裏，還帶些上等人的體面與氣概，還像在影戲院面前，從汽車裏走下，左手攙了太太，右手握了老外國人用的拐杖，背後跟着少年僕婦抱着小孩子

，這步子是方方正正的。他們眞可驕傲，他們並不是窮人，賊這賤下的職業，永遠是輪不到他們的身上了。除非王阿大從此死了，王阿大的鬼魂，有轉移人類的力量，使窮富兩階級的人顚倒過來，那末，他們才免不了要去做賊，因爲他們覺得沒有資本去做別的職業，只能幹此不要資本的賊業了。賊固然是窮人的最好的職業，只挨窮人去做！

王阿大在熱烘烘的鼓動的人羣中，緩緩的向前，如有不可預測的恐怖要臨頭了。他心裏不知道想些什麼事。他並不知道他的周圍有這許多人，所以他未嘗想到要害羞而紅起他的臉來。他也忘了走了多少路了。眞的，在這世界上，如只有他一個人，以外是沙漠了。算來，他做了這種不足齒的事，只能等於沙漠中人，走在沙漠上，聽些陰風的談話　但這正也是王阿大的幸福，他能清靜地想：父親是怎樣地死？母親是怎樣地去？紅嘴唇的女人如何的可愛？……總之，什麼事他都會想起來。這在不是窮人的人，永遠沒有時間的。他們彷彿沒有父親母親一樣

。睏了一個女人，也就即刻忘記了，等到再需要女人的時候，就再換一個女人。不過王阿大畢竟在沙漠中的王阿大，只能聽些陰風的談話；不然就是聽些鬼叫！

孩子吵着要看的聲音，因覺得已臨絕望，便越來發得高大。王阿大似乎聽到了；把頭慢慢的抬了起來，兩隻失了光的，失了壯健的，昏花的老眼，極力向這聲音的出處望着，雖然還不停被迫着，向前走去。這時候，他落寞的心裏，冰冷的心裏，好像有了一點熱的力。在這沙漠中，如碰到了熟人。他的臉色發了活，而且他對原有的哲學，又生了信仰而自覺應該讚美，如讚美上帝一樣。他像有話要說，忽然把兩條移動的老腿站住，又看了看臂灣裏的包裹，和不自然的兩隻被銬了的手

「走！王老賊！還有什麼？」

言下王阿大已經吃了幾下腦袋了。說話的原來是一把拉牢阿大領子的人。他此次該要是得首功了，當然要意外的得意，說着便應把黑摺扇，向阿大的腦後打

去。並把夏布長袖大衫，袒了胸，袖子便勒在臂彎裏。褲帶收了收緊。這樣子非常兒很，兩隻眼睜得可以看到絡滿了紅絲的白色眼球。

「他媽的，老賊！醜類：算他該倒運，也有這一個時候！」這彷彿是自言自語，當他非常驕傲的時候，頭點得很用力，牙關咬緊了。但有時也把大眼，如汽車前的兩個燈一般發光的大眼：轉溜溜望着許多人，表示他說的話，並不有一點不對。不錯呀，算是王阿大該倒運，在他的腦子裏，恐怕從來沒有這般的想到過，會有今朝這一天；他已五十多歲了，青年的豐潤，現在只有一張老而黑的多皺的皮，包了全付骨架。

「我的年紀老了，不像你們年青的人有力，該讓我歇一下吧。」

假使王阿大並不是命運該當做賊，受人鄙棄，像他這樣年紀，已經兒孫滿堂，老是享福了。坐在柔軟的榻裏，倦了也可以躺躺。不要說是走路，提了二個脚，恐怕就是請他坐汽車出門，也要憂慮坐遠了會發倦。可是王阿大在胎裏成形的

時候，已握定了他一生的命運，只能是這樣。今朝走得的確很遠了，自從這個他認爲有鬼絆的電車站，走到了他現在說話的地點。眞的，他走得十分倦了，不得不有幾分鐘的休息。而且他心裏的確對他一生的哲學，又發生了信仰，覺得這又何必太自愧呢，沒有飯吃，才去做賊。而且他的確在突變的激刺中，又發現了他的新理論，假使說一個人把他的技能，或者一種職業，總之是一個巧妙的手腕，去賺錢吃飯，是叫做賊，犯了某條法律的，那末，世界上隨便那一個人，都做了賊，都犯了法，就是女人，似乎不會犯着要運用技能與職業，她可以靠了男人吃飯，但她妖豔媚人的力量，而授人以肉，也何嘗不是她的技能與職業？又何嘗不犯了賊的法律？但他終究也有些懷疑他的新發明，爲什麽這賊，這法，又只會加在他的身上，而不會加在任何人身上？難道因爲他太省力了，他的技能與職業，並不費資本，便有特殊的賞賜嗎？這一點他終於不能明白了，所以慢吞吞的說完了話，便蹲了下來，頭還是低低的，他是在想。

二　賊

他在少年的時候，也曾眼紅過人家的太太，但人家的太太是歡喜黃金的，他是不要說沒有黃金了，連一寸三分的黃土也沒有，所以他想穿了心，也沒有太太來伴他睡覺。這一個晚上，可非常驕傲，他也有了太太，同別的人一樣，太太果然非常細心，這樣那樣，使他很舒服的睡在他酥軟的胸上，他的靈魂似乎升了天。他竟也唱起了讚美詩，「妹妹，妹妹……」把她的舌頭銜在嘴裏。但是他祇有這一次，那次他是在一個大公司裏的一個太太身上，取得了一個皮夾子，摸到了拾塊錢，吃了一頓晚飯，便走進了一個紅嘴唇女人家裏。他覺得他的妹妹是太可愛了，便把所有的給了她，但他以後打她的面前走過幾次，她是不認識她了。而且他也就從此發了一場大病，弄得死去活來，滾在亂草堆裏。好了便跑去了一個鼻子。現在他的一張如放了氣的球殼一樣黑而癟的臉上，兩個眼珠陷了下去，成了凹形；有短髭的嘴唇，罩不住不完全的牙齒；一個鼻子，在少年時很高的，現在變成了一個大洞，大概兔子也可以做住家了。這就是他的最足珍寶的，也的妹

妹，給他的不會磨滅的紀念。

王阿大蹲着坐在馬路上，他是低了頭在想。看守他的人，還在指手劃脚的，因爲他可以得首功了，意氣洋洋的向着人亂講。圍着的人愈來得多了；尤足使人跑不開的，就是他的鼻子，這眞是王阿大的光榮。王阿大有時也很自然的把頭抬起，旋來旋去看人，當然這有什麽可恥呢？但是他是沒鼻子的人，形狀自然可怕一點，有幾個小一點的小孩子，看不慣而哭了。這又算他該晦氣，人家的小孩子怕得哭了，哄孩子的母親，或者父親，又就要說：『不要緊，這是沒鼻子的醜賊！寶寶，看！看這醜賊捉跳蚤送嘴裏吃。』

的確，應該王阿大是非常餓了，他的肚子，像是空了一樣，癟得不像樣子；褲腰連褲帶，落到了小腹上去。因爲他的髒得不辨是黑是白的短衫，和得首功的人一樣袒起了，沒有把紐子扣起，可以看出來赤黑一點一點的跳蚤屎堆滿了全身，尤其多的是褲腰上。跳蚤眞也太多了，還在壁卜壁卜的跳動。但這正是王阿大

此時最可口的麵包。他想過後，看過人家後，又輪到捉跳蚤送到嘴裏去。這三件事，他是輪流做着，過後又要想了。他的在皮裏釨露的一根一根的胸骨，像如在遊行，因為他呼吸起來，胸前的皮都牽動了。這正證明他在想，忽然這呼吸的跳躍，像沉了下去。

但我這猜想不知是對不對，他是想着前後兩段小孩子哭的事情。他覺得現在這小孩子的父母太不賢明，竟這樣的願意向小孩子提起「賊」，這個醜名字。他想來當一次義務教師，把先前那對賢明的父母的教訓，搬來重行說述一下：「這是醜惡的事，不要把這觀念，給小孩子知道！賊，唏……」但他又恐怕他們是：「窮人卻看不得，反正我們不是窮人」！這真是他沒有話說了，只能再把眼睛連頭抬起，向他們望了望，再把頭低下去。還只有移想到他的父親和母親去了。這時他又忘記了他信仰的哲學，他譴責着他的父母太不賢明，不把不能給小孩子知道的觀念，教誨着他，偏自己也示範着他。但是他並不是不信任他的哲學。他隨

卽又以爲，他的父母，或者是有這樣的見解，「這是醜惡的事，不能給孩子知道這種觀念，反正窮人家的孩子，更容易做起賊來，」所以便永遠不願向他講了。又或者因爲自己不幸已做了賊，就很難爲情的去講賊這一件事。但是他終究不能得到解答，到底那一個或者是對的，甚至一個或者也不對。因爲他的父親是這樣地死了！他的母親也是這樣地去了！

他的父親，也像他一樣，承襲了父親的遺業，做這沒有資本的行業。的確，這是最便宜的，一個赤光的人，不肯把自己的老命餓死，就只有上這條路去掙扎。他的母親，是幫助着他的父親。他父親一生的事，只是這樣去做。到死的時候，還做了他最後的一次。他記得他那時還只有十二三歲，自己已跟過父親出去過幾次。雖然還沒有學得多精，但却也有了一些常識。這一次他的父親又被人擒住了，像現在他自己被人拿獲一樣。被人扯住了一把領子，有幾十斤力量的拳頭，如雨點一樣，落在背上。兩隻手是反縛了。他在遠遠的躱在母親的背後偸看着，

，母親是眼淚汪汪，喉嚨裏有無聲的嗚咽。這種樣子，他自有了記憶，已看過他父親不知有多少次了，但他却是現在第一次，從出世到現在，已有五十多歲了。那時他的父親只有四十歲上下，正是一個壯健的中年人。這次他看他父親被擒住了，打了一過，最後大拇指上，和大脚趾上縛了四根細韌的麻繩，背天而地，平吊了起來，一上一下，牙齦碰在地上，血從嘴裏一點一點，滴了出來。呼吸非常急促，一秒鐘內胸間至少要跳二跳以上。眼睛因無力而閉下，但眼淚還是滾個不停。他是記得很清楚他的父親已要半死了，兇惡的人，還是毫不放鬆的，做着他的父親。尙沒有拿到家的，他的父親已經到了手的一包東西，滚在旁邊，主婦一邊罵，一邊在檢點着。火盛了便也上去抽他父親幾下巴掌。這情形他現在還能想起。不多一刻，他的父親的手臂也折了，便昏了過去，母親放聲地哭了，走上去捧了父親的頭，撫着胸前，非常哀痛。他也哭了，蹲在地上。但是兇惡的人，好像一點沒有人心的，以爲做了賊，應該享此毒刑，便把他和他的母親，痛抽了幾

下，扯開去了，還狠罵道：「狗他媽的，賊婆賊子！還這樣，就也這樣的來做他們一下子。」

母親終於不敢聲響了，又回復到了無聲的嗚咽；他也揩乾了眼淚，看着父親。被他們又用冷水灌醒了，哇的吐了一口氣和血塊出來。母親看了心痛，他也心痛，但終沒有權利再哭了。真的，他們又御用了他們特有的法，又繼續做起來了，他的父親是一句話也不能說，只失了神的眼睛，常於吃不下的苦痛之中，一瞬的望一望，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有親人在，啊，天哪，誰知道，他的父親就此送了命，最後回來的父親，是僵直而躺着的人了，混身有了血跡，這是多傷心的事！他想到就是戰慄，但他現在也不知自己，將要臨頭的恐怖是什麼！果真，在頃刻之間，他會和幾十年以前的父親一樣，那末，他的哲學雖能繼續探討，而努力去實驗呢。這於他是更傷心的事了！那又如何叫他不要想起一夜的太太，紅嘴唇的女人，他曾贼過她妹妹的？王阿大，可憐的王阿大，他現在各種的思想，都要綿

延不絕的奔注到他的腦袋裏來了。但他並不要哭泣，他只是不斷的想，似乎要立刻尋到一個解决才好。然而，他想過，又望了望人，便低下頭捉起跳蚤來再送上嘴裏去。

自他父親死後，他的母親，便跟了一個有力的漢子，撇開他而去了，從此他就一個人在這世界裏，閉了眼摸索起來，漸漸理解了他父親的哲學，而慢慢地去實驗。如今却漸有闡發而已成了他的哲學，還是不斷的去實驗，直到倒運的現在，在有鬼絆的電車站上，被人截獲。原來他在昨宵半夜後三點時候，偷了人家的東西走了，隨即給人家發現了賊偷，便電告了巡捕房。巡捕房接到電告，便派了好多便衣探子，到各處要路上去偵緝。王阿大在有鬼絆的電車站上，由嫌疑的查問，詢實是某案的竊犯。這王阿大認爲是同他一樣是人的人，便是巡捕房派出的便衣探子，法律早就套住了王阿大，如今已緊到他的自由都要完全失去了，但是他還沒有對他的哲學，動搖了信仰，還以爲法律是會保障任何人吃飯的，啊，這

是他的夢嗎？不錯，王阿大是在白天裏做夢，窮人所得到的法律的保障，他還沒有知道就是饑餓！

『喂，醜賊吃飽了沒有？』

小黑摺扇又在王阿大的腦後敲起來了，像跳舞廳上，由樂師突然走上鋼琴，去敲了一個鍵子。那時王阿大正在把一個跳蚤送上嘴去，被小黑摺扇這樣敲了一下，像是吃了一驚，筋肉一收縮，一個手指頭一鬆，聰明的跳蚤趁機溜開去。等他把眼睛呆呆的望了那拿小黑摺扇的人一下，忙再看手裏的蚤子，已不見了，非常的失望，又向那人望了一望，大洞鼻子，掛下了一些失望後的淡清水，立刻又收了進去。這眞是一個怪物，在什麼人看起來都覺得有趣，於是什麼人都因有趣而笑了，這眞他自己也不懂，運用巧妙的手腕去吃飯，只許人不許我；那末，餓了吃跳蚤，但吃跳蚤又會使人笑！啊，眞不懂，神祕的笑呀，笑就是答案，王阿大你也笑吧，原來人類，社會，世界，是一個奇形怪狀的物件，有什麼可以看得

透的事呢？你不願意哭；就只有笑！不然，你只有自己喝乾了你的血，去攻破這世界，這人類，這社會！

「問你吃飽了沒有，醜賊！我們要走了。」這人也覺得王阿大太好玩了，便接着提高了喉嚨，再向他重述。

「走好了。」

王阿大站了起來，又向前走，連頭連腦，一鬆一鬆。這一個人還是一把領子扯牢，跟在他的左後方。他的樣子，還是這樣，頭是低低地，東西倒掛在臂上，兩手被銬在胸前。他是還在繼續不斷的想，但不知有什麼恐怖就要臨頭了。靜止在一團的人，又湧動了起來，好如潮一般的，王阿大和那個他認為也是人的人，慢慢的向前，像浮在潮的上面。

人

我不是一個畫家，能夠舉起一枝飽濡了黃的，紅的，青的，紫的顏色的筆，一筆畫像了老龔的遲重而淡黃的眼睛；二筆塗出了老龔的眉毛，彷彿秋草衰零；也描摹了一個赤黑色的兩片厚唇形成的小嘴；並生了黑在肉裏的硬髭；更那樣這般，作成了一個額闊嘴尖的蒼黑的臉形，短髮蓬鬆，作爲送給老龔的禮物，無論在何時何地，讓他裝在案頭，時常按着臉對着發想：又老又黑而又有鬍子的臉，如何會變白了，光光的，嫩嫩的，像白百合一樣，那末可以給任何女人愛着；這樣才是有幸了。更如何到了一個有運的時機，賺得一官半職，旣能耀祖榮宗，也足享樂一生，洋房，汽車，決不如現在的淸苦寥落，案頭只有幾本枯燥乏味的書籍，一個一個的字，到底不會變做女人的艷豔有光的黑眼睛；到那時自然是左擁右抱了。但這却是我的最大的新發明，我要用別一種方法，寫一點關於老龔的事

，給老張當是我給他畫的小照，讓他自己好像照在鏡子裏一樣的來玩味着，這我想是最有趣味的。

老張是一個人，只有二十七歲。他是我最老的同學，從小在故鄉一個學校裏，同坐在最前一排位置上，聽着禿了頭，閉了眼如老和尚講經一般的老師講課，直到中學畢業，我們同了至少有七年的學。雖然在中學裏，因爲我們的所向不同，他是進了理化科，我是在藝術科專門研究藝術，但我們還是同級，上公共必修課的時候，還是在一個教室裏。但自中學畢業了，我讀了不多時的大學，就到處去飄流了，從此我們是分離了。我很追懷着他，他却是一個最和善而十分有趣味的人。所以我對於他，我常會打聽消息，在無論那一個認識他也認識我的親戚朋友面前，偶然碰到了頭。我也要常常寫信給他，可是因爲我是一個飄流的人，今日天南，明天地北，總不容易接到他的回信。他也很關切我的行踪，我從各方面聽到。

雖然老龔的年齡，還不算大；假使的說法，他是一個才貌俱佳的人，自然還足以驚到一切世上的少女；但他却是這樣的不幸，至今還是孤零零的。的確，他是形容枯槁，倘不問他的年紀，只看他的容顏，至少已是快近四十歲的人了。這於老龔實在是一件最不樂意的事，所以他時時要捧着一個臉，照在鏡子裏，這樣那樣看個不住，帶着憂然無歡的，非常頹傷的態度。有時自己也看得太厭了，便嘆了一口長氣，恨恨地把鏡子擲去了。似乎這樣一來，可永遠不會看到自己的自己所最不樂意的臉，而可以自慰。但是在我看來，這還是他的幸運，他能儲藏着最可貴的處子的純潔。不然至少也要給粗鹵的黑漢子，擁在被窩裏糟過，雖然不一定要有最會媚人的女子來愛他。可是他總不會想到這一點；他只恨着自己的臉生得太醜，上闊下尖，成了一個倒三角形；而頭髮脚又生得很高，距離着眉毛上緣，因為太長了，非常空洞，像深夜無車輛與行人的洞闊的馬路。眼睛實在也生得不小，假使生得只要再大一圈，就要覺得眼如銅鈴了，但是他的眼睛配了他的

臉，却如豕眼一般的細小。鼻子太短，望去與眼睛打成一堆。嘴就橫生在鼻子之下。嘴唇上的短髭，假使不是他很勤謹的去括，當然不會黑在肉裏，而可以做成洗衣的刷子。而且這強黑的短髭，還從領下一直蔓延而上，至耳前與髮梢相接，雖然他很勤謹的天天上了拔毛藥水去括，或拔，還是一點也不會減少；而且反長得更厲害。好在沒有女人他能 Kiss 她，不然她的嫩如新生的玫瑰的朱唇，定會給他磨得要滾出血來。他的臉也窄狹得沒有兩個指頭並行的可能，活像猿或狐的樣子。又好像封神榜裏拿着小槌子的辛環。但是如其把他的棕色的臉色來說，那末又像百貨公司門口站着的臘製的紅頭印度鬼子。簡單地說起來，老蔡的臉是又小又黑又老，像吃了幾年鴉片的人，因此在學校時代，大家都望文生義，替他取了一個，「鴉片兒，」的雅號。但這却是最能動他氣的，以爲是在譏笑他了。

我記起這一件事來了。

中學時代，自然是最感到性的煩悶的時期，除了幾個極少數的年齡太幼稚，

或是冷酷的神經病者以外。就是被稱爲孔老夫子的，或道學家的，也都是虛假的；那個不在迷茫中作愛的追求。雖然不能說，這樣一定會得到女人的安慰，但這樣却似乎可以安慰着性的煩悶許多。我自然也是個中人，常常托起一枝筆 空想着許多美麗的少女，有福的青年，搆撰着多少戀愛故事。老龔我覺得他也是煩悶得非常厲害，在他的一舉一動裏，都有解決一次性慾的要求。學校裏所有的臉形生得非常秀逸娟媚的同學，他是常常趕着他們，要摸他們一把臉，或者拚命摟住了，將滿是短髭的嘴唇作幾個異樣誠懇而可憐的有聲有情的長吻，害得人家全頰緋紅。吻過了，他是帶着很樂意的笑容，也微泛些紅意，眼睛裏有些吻後的濕潤，望着他的低着頭把一個柔荑似的手掩着被短髭刺痛的頰的或許是情人的情人，倘有些依依的情愫，如在夕陽西下，綣繾暮林的晚霞，何等的不捨。啊，眞的不捨！

很遠是老龔最歡愛，也是最鍾情的一個美貌的同學，異常像一個少女。粉嫩

的臉，秀娟的眼，清逸的眉，唇朱鼻柔，聲如琴簧，在老龔看起來，不是西施，也就是黛玉了。而且人又高矮適度，走起路來娉娉有姿，更使老龔心傾如死。老龔的去學理化，也是爲了復遠的關係，復遠的天賦，是精於理化的，他們總是同行同止，上起課來，也不會隔開一個位置的。假使有好事的同學，有意把他們的位置隔開了，或把復遠暫時佔去了，復遠的心裏怎樣，固然我不敢說定，但老龔總是不安得要哭。隨便經過任何長久的時間，他只有翹着一個嘴，不發一言，眉愁如鎖。他們因爲不慣分離，自修室是合着的，寢室也是合着的，可是他們對於理化，還未研究得精深，尚沒有發明可以把兩個人膠合起來的方法。這於老龔却是一件最可恨而又無法可補救的事。他們也很怕人家講着他們，像一對青年戀人在秘密戀愛着一樣的畏畏縮縮，怕長怕短；但是誰不知道他們的事呢？每天的晨起，同寢室的同學，用心當着了他們的面說，「昨夜有野貓在房裏跳躍，床架子動得可怕」，姑不論昨晚是不是等人家都睡熟了，老龔爬到復遠的床上去，與復

遠同睡，至黎明人都未醒時老龔再回到自己的冷被窩裏；但他們總要紅一陣臉。而且也甚至於有這樣的同學，會翻着復遠摺叠好了的被褥，不知要尋出什麽來。尋不到什麽的時候，就會招呼着復遠或老龔說：「這床被爲什麽有些刺人的臭味，」復遠或老龔，當然是無言可答，閃閃躲躲的走開了。於是大家都哄然而笑，笑過作沉默的目語。

這一天是星期日，天氣非常的好；一個上午完全鬧着這種事。因爲前晚，是星期六，學校裏的人很少，回去的回去，住旅館去的住旅館去，老龔和復遠很早也就關了房門，二個人很大胆而舒適的去睡着了，像久困監視的情人，一旦脫了羈絆一般。因爲時間還很早，寢鐘還沒有打，給別個寢室裏的同學看到了，偷伺窗外，雖然室內無燈，但藉了室外的燈光，從玻璃窗裏望去，室內的下了帳的床，却看得很清楚。床一次動了，二次搖了，三次擺了，四次，五次……在未打寢鐘以前的他們的動作，人家都已看得很明瞭，以後當不用猜想。於是第二天的明

言暗語，實在使老龔和復遠，耳朶熱了又熱，臉頰紅了又紅。這樣半天鬧過，吃過午飯，許多同學都預備着出去，雪花膏抹得厚厚的，花露水洒得離人丈許，就可嗅到香氣。老龔和復遠，更不用說了，他們是每個星期都不能間斷的，宛然一對情人，要挽着臂去走。

老龔吃過午飯，一個人打了一盆溫熱的水，在自修室裏，搽了肥皂，對着鏡子，打開保安刀，括着短短的鬍。復遠在寢室裏裝扮，『老龔，好了沒有？』在手續上計算起來，復遠的打扮要比老龔來得省簡，揩過臉敷好粉，洒了一點爽人的香料，對鏡子照過一遍，於是喊着老龔了，一面還換着衣服。

『還沒有好，』老龔應聲回着，皂花從嘴噴出了許多；『你來等着一會兒吧。』

復遠那時已走近了，讚美着老龔說：『今朝你要輕着好幾年的年紀了。』老龔自然非常歡喜，頓時嘴角露起了笑容，他所愛的人是讚美着他了。眞的，老龔

是樂不自止了，保安刀也不在用力的拉，却開大了口笑了。在自修室裏正埋頭讀書的一個同學於是就笑着說：『今天女人在老龔的臉上，定會多看幾眼。』這位同學是一個很用功的人，平日一心讀書，從不出去玩一次，但是一講到女人，他却很高興。

就在這個時候，正好有一個不知趣的同學走過老龔的自修室門前，望了望順便說：『但總是像個鴉片鬼。』帶着了笑。於是老龔便怒氣直奔，擲開保安刀，破口罵了：『猪仔！』未修完的臉半個黑半個白；『誰要你的姐？管我鴉片鬼不鴉片鬼！』這於老龔自然是何等氣憤的事；但是經復遠勸慰了一番，那個不知趣的同學也走開了，他才又平下氣來，把鬍子括完。也塗過蓮雪花，向鏡子裏照了照，心下十分悅愉，禁不住摟着復遠，『試我一次新光着的臉罷。』於是他的嘴唇已接到復遠的臉上了。

這已是幾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們正在蘇州讀書。如今我所知道的老龔，已

言暗語，實在使老龔和復遠，耳朵熱了又熱，臉頰紅了又紅。這樣半天鬧過，吃過午飯，許多同學都預備着出去，雪花膏抹得厚厚的，花露水洒得離人丈許，就可嗅到香氣。老龔和復遠，更不用說了，他們是每個星期都不能間斷的，宛然一對情人，要挽着臂去走。

老龔吃過午飯，一個人打了一盆溫熱的水，在自修室裏，搽了肥皂，對着鏡子，打開保安刀，括着短短的鬚。復遠在寢室裏裝扮，『老龔，好了沒有？』在手續上計算起來，復遠的打扮要比老龔來得省簡，搽過臉敷好粉，洒了一點爽人的香料，對鏡子照過一遍，於是喊着老龔了，一面還換着衣服。

『還沒有好，』老龔應聲回着，皂花從嘴噴出了許多；『你來等着一會兒吧。』

復遠那時已走近了，讚美着老龔說：『今朝你要輕着好幾年的年紀了。』老龔自然非常歡喜，頓時嘴角露起了笑容，他所愛的人是讚美着他了。真的，老龔

是樂不自止了，保安刀也不在用力的拉，却開大了口笑了。在自修室裏正埋頭讀書的一個同學於是就笑着說：『今天女人在老龔的臉上，定會多看幾眼。』這位同學是一個很用功的人，平日一心讀書，從不出去玩一次，但是一講到女人，他却很高興。

就在這個時候，正好有一個不知趣的同學走過老龔的自修室門前，望了望順便說：『但總是像個鴉片鬼。』帶着了笑。於是老龔便怒氣直奔，擲開保安刀，破口罵了：『猪仔！』未修完的臉半個黑半個白；『誰要你的姐？管我鴉片鬼不鴉片鬼！』這於老龔自然是何等氣憤的事；但是經復遠勸慰了一番，那個不知趣的同學也走開了，他才又平下氣來，把鬍子括完。也途過蓮雪花，向鏡子裏照了照，心下十分悅愉，禁不住摟着復遠，『試我一次新光着的臉罷。』於是他的嘴唇已接到復遠的臉上了。

二八

這已是幾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們正在蘇州讀書。如今我所知道的老龔，已

由性的煩悶，經過了女子的追求，已達到了更複雜的念頭，從經驗所得，有了勢與利，女人自會解決，而發生了升官發財的好夢了，我不能不佩服老龔的進步，但不知老龔是否還能憶起這種事？

八

老龔自中學畢了業就去担任一個中學裏的教員，教理化兼音樂。他在那個學校裏，雖然混了幾年，但他的心裏，並沒有一刻非常安穩的。他看看幾本冷清的教科書，只有自恨自嘆，氣不得馬上想去做了一任大官，括了一點錢，把世界上所有的女子，都藏諸金閣。雖然他這樣想，多少含有些報復的意思，但却也是他的親自體驗得來的教訓。他是何等的失望呀，他是這樣的不幸。他自己想，他是這樣的又醜又窮；但假使他有幾個錢，就是再生得醜一些，甚至是一個殘廢的人；這付柔溫的白熱的心腸，又何患不授而可以任意去愛幾個女人呢？

在學校教書的時候，老龔却時時想要離了學校到廣東去，看了幾個親戚都得時了，雖然他的心裏還以為孫傳芳才是將軍，孫文不過是一個大逆不道的神經病

着。到革命軍下了江蘇，孫傳芳像負傷之獸一般的竄去了，他看風勢不得不轉帆，而且時機又是一個可趁的時機，於是正式改張旗鼓，做了一個黨員，脫離了學校，走到南京去了。在他眼睛裏看起來，現在的南京，只等於以前的北京。但是他非常的驚恐，因爲他那時想起了：算命先生對他說的話：『這樣的才貌，似乎不配做大事體。』的確的，老龔是非常的倒霉，鑽了幾個洞，又從洞裏鑽出來了，都說他是沒有貴相。這我也要替老龔同聲一哭，世界上的事原是以貌取人，而不管你的才器的呀！這是已經成爲公理了，一切只有架子和金錢。所謂『人欺窮漢，狗咬襤衫，』這已寫盡了全盤的世界了。

在南京候了半年缺的老龔，只落了一身債，又只得如敗陣的將軍，回到家裏。那時正已到了秋天，我淪落鄉間，巧遇到了他，他是很憂戚着前途的黑暗。官旣沒有升到，書又沒處去教。但我看他的心，還沒有在失望中死去，在灰頹的嘆氣中，還時現着微笑的新鮮的希望。不久我再寓上海，碰到鶯君，聽說老龔已由

大概是在春天，全省的中學校，在我們的本校裏開理化競賽會。因爲老龔是理化科的學生，照理要參與賽會？雖然他的理化，也如他的臉一般的不見長，畢業後去做教員，很不能滿學生的意說：『龔先生怎好來教我們理化？』

老龔預想這些競賽會一定是很可出風頭的，尤其因爲有許多女學校的學生會來參加。所以老龔在預賽和決賽的兩天，修飾得比平日要考究到幾倍以上，化裝品店裏自然做到了一筆意外的交易，在衣料店裏也多了一種新的收入，這兩天的老龔，顯然是何等風威！十分像是一個有錢的人！也十分像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又黑又老又小的臉，當然是暫時可以掩去了一切的不滿。

總算老龔的本領還不差，預賽還沒有落選，雖然決賽是失敗了。但他於決賽的失敗，並不覺得如何不安，羞恨，憤激，因爲他已把他的心放在另一件事上了。原來在這個競賽會裏，在蘇州的一個女學校裏的學生，請他幫了一次忙，談了幾句話，老龔覺得這是一個最可驕傲的事。而且這個女學生決賽也和老龔同樣的

八

失敗，這於老龔更覺得是件最適合的事。因此老龔心裏想，假使能從此和她互相研究，討論，倒也是一件最好的事。更假使……又更假使……他一步二步……很精細的想擬着，直想到如何和她結婚，更如何去解決家庭問題，一切都來得非常周密。他這樣想時，覺得非常的爽快。

在老龔所擬定的計劃書中，第一步便是通信，自然通信是談愛情的第一步，但通信又是一件何等難的事。這凡是我們經過愛情試驗的人，都會知道的。更難的尤其是第一回，這眞如沒有看過上帝的人，要看上帝一樣。而且老龔又不長於辭令，寫不來美麗的情書；晝幾個化學公式上去，到底是沒有幫助的。雖然他也寫過小說，用很曲折的筆叙述着他愛他表妹的故事，而自己曾作非常的想，以爲自己的筆法還不差，但他到此時，却爲愛情所折服，不敢再信着他的有力的筆，而非常的虛心着。這却是最普通的情形，我們往往平常認爲極有把握的事，只要當在女人面前，就覺得似乎有些不勝。尤其是初次接觸女人的人，老龔何等的不

敢信任他的曾經寫過戀愛小說的筆呀，他許多次背了人家，在半夜以後，電燈光已經滅了，一個人像魔鬼一般，坐在一枝半明不明的魚油燭前，提着一枝筆，支着了頤，想了又想，寫了又寫，他那時再也想不到孤零零睡着的復遠了。自然，他自想到了某女生豐潤肉，赤裸裸的擁在被裏，也感到同樣的淒淒，他是非常的神往。但是這封信他是始終寫不成。幾次失敗的結果，他下了一個決心，買了不少的文學書，來研究文學，想在短時期內，獲得相當的成功，寫成這封偉大的情書。老龔這樣的變更他的所學，在人都以為他是在競賽會裏失敗了，索性丟了來研究別的，復遠也是這樣想。這是何等不幸的事，壓在老龔唯一所愛的心坎裏的復遠，也從此是跌出來了。

老龔不敢信任自己的筆，寫不下這第一封的情書，固然是一個原因；可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的胆量，只能容納一個老鼠、不能容納一個黃牛。他恐怕某女學生，不能接受他的愛，假使她把他那封信，交了她們的校長，過來辦起

交涉來，那不是玩的。犧牲一個辛苦了數年的文憑，倒還是小事，最困難的太失望了一生辛苦的終日捧了一個煙筒的頗有紳士之風的父親，並損了一生的名譽。這是他也非常想得仔細的啊，原來他雖願意他自己能做一個非常有幸的人，將來的老婆，至少能夠和他談着愛，而不滿意那鄉下女子；但他同時也想能做成一個耀祖榮宗的孝子賢孫，可以光耀鄉里。

老龔為這事弄得煩悶極了，什麼都簡直有些變異，坐立不安，時刻想要到街上去走走。他的意思，假使能在街上偶然碰到了那女學生，就要和她點一點頭，說幾句話，甚或就跪在她的面前，說着一聲極可憐的：『我愛你』，這是至少就能馬上決定他的命運了。他也想就直接走上她的學校去，看她一下。果然在某一天，他是在街上碰到了那女學生了，大家都還認識，互相點了一點頭，她是漲紅着臉，低倒了頭，姍姍地走去了。他也弄得全身發燒，心裏跳個不停，以前所預想定的一切，他是不敢做着；看看人是太多了，不像他在幻想的時候，似在沙漠

中一樣的荒涼。而且他也連一句最要緊的話，都說不出來了。但是他却很能自慰了，他這樣自信，她見了他這樣的不自然，至少她的心裏也有和他自己同樣的相思，證之自己的情形。因此他斷定自己的前途是非常光明了。

自從這一次途遇以後，老龔雖還不敢把信寫去，但他對她的用心，確是更來得苦了。他是何等的耐不住自己的焦灼，心火常如野火一般狂猛的燒着，覺得七竅裏時時會冒出煙來。直至暑假，他是得到了中等以下成績的文憑，榮歸故里，復遠對他洒了一點依依不捨之淚；但是他却像別妻而赴疆場的戰士，雖也微有不忍，却爲了立功的引誘，還非常的愉然自悅。原來他已費盡一番辛苦，已能和某女學生同車着了。某女學生的故鄉，也在淞滬一帶，同樣要趁從蘇州到上海的一段火車。

老龔自然是非常自喜。那年的暑假，他的全身心，沉醉着了。他對於他的收入，計算得非常詳細。一個月三十塊錢的進款，現在應得積蓄幾分之幾起來，替

，似乎這個心是不知飛向那里去了，琴上按着最簡單的聲音，常會弄走；嘴裏有時候，也不能照琴上唱。到後來我們七談八談，談到了女人，他索性將他全盤的功課拋棄了。他是非常的高興。談了幾個轉灣，談到了他的婚姻問題，他就一變他的高興的樣子，非常的氣憤；表示着堅决的要解約。而且他也就說着他的未婚妻來了。

他說他的未婚妻的脚非常的小。雖不能說是三寸金蓮，總也不滿半尺。走起路來扭扭揑揑，一丈路至少要走刻多鐘，螞蟻都可踏得死。頭髮髻堆在後當頭，有十幾根流海覆在額上。臉子黑得像燒焦一般的。嘴唇如石榴一般翻着，黃板牙什麼人都能看到。人長得要比他高許多，他說着便立起身來，伸出一只手來模仿着高低。照他這樣的說，最高也不過像我這樣高，我的高度，已不能及到普通男人一般高，大家都說我是矮的。他是這樣的不滿着他的未婚妻，那樣不合，這樣不好；一似人家對他的批評一樣。但他說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未婚妻的，也不

她買金鏈子，金戒子，金鐲子，再如何組織一個美樂的家庭造洋房，辦汽車。他自己也覺得他這次的計劃，比第一次的擬想有根據得多了，而且他也自認第一次太近於夢幻。在他的預算上覺得不敷的時候，他就想到了別的出路，要丟去寂聊清楚的教書生活，因是他訪問了好幾個有名的相師，問着他們，像他這樣的人，可有大事可做？

這一天是暑假之將末了，我走到他家裏去，他是很用功的預備着開學的功課，因爲將近要開學了。他果很自信理化科出身的學生，雖說蹩脚，總還擔任得下，而且至少要比沒有專門攻讀的人來得強些；但對於音樂一道，却是門外漢，五綫譜上如何會唱得音樂來，讀了十幾年的書，還沒有學會，這是最足担心的。所以我到他家時，他正提起了破竹管一般的嗓子，按着了一個從友人處借來的啞了音的風琴，Do, lai mo for ……，循環不已的唱着。許多鷄蛋殼滾倒在壁跟，他說是吊嗓子吃剩下來的。他雖然這樣的用功着，但是我總覺得他的神經是非常恍惚

過聽到人家講罷了。

那天我在他家裏玩得太遲了，便沒有回去。那時正預備着吃晚飯了，一盞油燈，暗暗的在發亮。「嘿」老龔先自笑一下；「好有趣。」說着就出聲笑了。我是被他藏在藥葫蘆裏，不知他要賣些什麼藥。我等了一會，他還是笑着，但却說：「我已寫了一封信了。」

我一猜就猜他一定是寫信給那女學生了，不過我心裏總有些不敢說定。我自然也是一個非常俏皮的人，淡淡的笑着一下，却來扣着他說：「那我很希望喝你的喜酒了。」

不打自招的虛心漢，我無論如何相信是一定有的，眞的他是紅着臉，很驚奇的道：「你怎麼也知道這事的？」

「有什麼不知道呢！」

以後他關照着我，不要把這事告訴任何人；接着他就一面嚥着一口一口的飯

，一面就很簡單的對我述敍那段故事了。他眞有無限的奮興；更起勁的，就來和我討論着未來的辦法。最後他補敍同車的事情，他異樣追悔，他說他沒有大胆要求她開一夜旅館，也沒有大胆握一次她的手。

這一次是我們最後的敍會了。在以後二年裏，我們是沒有碰過頭，他是去教書了，我是往外去了。對於他的事，我是非常模糊；但我隱約知道那個某女學生，和他通了不多幾次信以後，就再不給他寫信了，雖然他是寫了許多信去，他受此教訓，就更堅決的要去升一任官，他知道女子還是拿錢去買來得容易。這里已經過二年的時間了，至孫傳芳遁走後的秋天時遇到他，他已第一次升官失敗了。至現在再遇他，他雖已過了幾次官癮；但又是失敗了。他講這幾次升官的經過，眞是又哭又要笑。

在春天他第一次出去了，在南京候了六個月的缺；租了一間小房子，在一個小爐子上，自烹自食，錢化了二百多。碰了好幾次釘子，辛苦算是生來所未受。

秋天歸來，已衣敝履盡，大像蘇秦初次不授歸來一樣。隔月餘由鶯君介紹，再至南京；旋又退職，流往各處，當了幾個小差事。此時却因職不稱才，再往南京，過候缺生活，那時他更辛苦了。買了一本公文程式，天天蜷伏在小房子裏翻讀着。心太專時，鍋子裏的水沸了，爬出了鍋口，還沒有知道。這樣又何嘗不像懸頭刺股的情景。

這一件事，在老龔的全部歷史裏，恐怕要算是最足驚奇的事了。的確的，他講到這段事的時候，臉上頓然現出一陣難言的心酸，繼又冷冷的發笑了。似乎他是在暗示我，我現在要講的事，就是這樣。

『唉，』他深深地嘆着氣了。

我似乎已經預料着他是要講什麼了，我自己知道我那時所流露出來的情感，完全和他所暗示着我的一樣。俟到他嘆着氣了，我也輕輕地噓着一口，似同情着他而嘆道：『唉，不幸的老龔呀！』而且眼睛裏，也似乎有些潮濕。

老聾幾次鼓着勇氣，提足力量，從斷了的談話中，想再繼續下去，情緒似乎是非常的緊張，好像他這樣的講出了以後，至少我是能夠給他一點安慰，可是他却也幾次的弛鬆着。好像急絃上的箭，用力一拉一放，這箭就會飛出去了；但這一拉一放的力量，却變成漸漸輭下來的臂膊，於是這欲飛而不出的箭，始終是在絃上睡着了。到最後他才雙眼一閉，牙關一咬，右手向右膝上猛力一拍，人挺直在坐位上蹲了一蹲，這時他似乎全身都是力量，於是這絃上的箭，才開始向冥冥的空中飛去了。幾百年後，假使有人能發見這枝箭時，牠並不是在老的橡樹中，而却在我的耳朵裏。

老聾雖然是一個專習理化的人，現在又在研究文書了，但同時他却又是一個心理學家。他說當他的文書功課研究得有一點成績的時候，他還沒有找到認識他的人，這自然又是一件太不幸的事，我想他那時至少會想到以前爲要寫情書而研究文學，要悔煞那時的成績不如現在的好。他那時悶不住了，大概又是和沒有寫

成情書時一般的悶了，於是他就帶着煩悶的情緒，給一個委員長寫着自薦書。委員長的回信，出於他意料之外的滿意，他當是聖旨一般的，應着委員長的召請去拜謁着了，恭恭敬敬的。自然他寫這封自薦書，拚盡了全身的力量，我雖不知道他，對於四六文學，幾年來有沒有研究過；但據他自己說，却是寫了一封從未寫過的美如飛花的四六調子。第一次和委員長談話，他細心考察着，知道委員長是一個新人物，雖憐才如命，却因他有些古懂氣味，句句總是敎訓着他，而又是敷衍着他。他雖深自覺得這是失望了，但他却已當下想定了另一種計劃；見過委員長出來，就迎合着委員長的心理，寫了更長幾倍的一封如情書一般幽美的，滿放着幾個外國字的新式書信給委員長。他和算命先生一般的有把握，能夠拿得定，所以他講的時候，態度也變得非常樂意，而很傲倨着的。他預計這封信再去，十分有八分希望了。眞的，老龔幾年來所學到的本領不能算是太差了，去信的第二日，送公文的老僕按址來找着他，送着他所渴望着而早已預料到的，最光榮的延

聘書來了。他的眼前佈滿着黃金的光芒。老甕這樣的講着時，他又如置身在那時的情境裏，堆着得意的笑容；雖然他的醜的臉，不配拿初苞的玫瑰來比擬他的笑，但是他的活潑和新鮮却如朝露所滋的花朶。手的動作，也像在重奏着那時接信的樣子，非常的忙亂。但是他的故事 却也告終了，忽然又跌到了沉默的深淵裏去。他大概是在這樣的想，他在這樣最高興的時候，却沒有想到落寞的現在。

請同此一杯罷

許是你要覺得突兀罷，我是還會向你流淚、如今西風料峭，朝朝的濃霜，已將菊花殘了。林空鴉寒，千萬的小生靈，如同喝醉了酒的人一般，熟爛的睡在土窟裏，夢想着春天的花影滿園。這是何等的苦的一杯呀，在我的記憶裏，也是在你的記憶裏。妹妹，我念念不忘，而如今是這般遠隔的，你將眼睛輕輕的閉上想，想，細細的想，痛痛的想，你的熱騰的眼淚，可能自己止住？你不要這樣說呀：『哥，這是去年的時候了！』這是如何要使人肝胆俱裂的話！我只願你：含哭帶淚，忍痛茹辛，把我們已往的不忍想而又不願不想的悲酸，當此秋風秋雨，凄迷慘淡，佈滿我們心頭的時候，細細地吞飲；不要當是最下賤的狗子一般，遺棄在去了的路上。

昨晚夜雨沉滴，燈悽人慘，我伏在桌上，聽着這似訴着往事的，沉溺在最悲

痛的深淵中的清涼的雨音，眼淚幾次要落下來了。我想寫一點什麼給你，但是屏開了殘葉，所有的話，從我心裏逃了；所有的字，也在筆下迷了。我眞痛心到不堪！我只是幻像着你，玄珠般引人的眼珠；一頭整齊的秀髮，披上兩肩，抱着玲瓏的小圓臉。鼻下十分合式的一個嘴，像晨露中初出苞的紫色的花朶。身段又是何等小巧而輕捷呀！但是，我的妹妹，這果然像我這般薄福不幸的人，所能永遠沉醉而得以享受嗎？現在我是有婦之夫了，我曾向你獻着的殘賸的愛情，最後是只能歸給了我最後的情人。你沒有忘記罷？這一日偶然我們又在回鄉的海船上相遇了，睡在我身畔的一個少女，她的年紀比你大一點，身軀也要比你肥胖。你們的可愛，你們的美麗，假使要我找出一個適當的比擬，你是薔薇，她就是牡丹。我當時替你們介紹了，要你稱她姊姊，她謙遜着，你却照我的話喊着她了。她呀，就是，就是我最後的情人了，那是你已經知道。妹妹，昨夜我是這般的爲你迷茫，爲你悵惘，她是坐在我的身旁，結着絨繩的物件。啊，昨夜是這般的苦楚呀

，夢寐中我還很清切的見到了你。『盆儀』，我不禁這般的向你叫着，啊，這是何等可愛的光榮的兩個字呀，我每次想到了你，就會發光在我的心裏。

今晨我是很早就起來了。她還熟睡在我的臂上，頭兒略略的偏着。我是很細心的，恐怕驚動了她，輕輕的把臂從她的頭下抽了出來。妹妹你那里會想到，想到我的今晨呢？我雖然不告訴你，我是多麼的愛着她，緊緊的擁著她睡了，曉來還是貪戀着枕上的夢痕，臂上的睡人；但是至少你也要這樣的想，現在的我定是做了第二個『從此君王不早朝』的唐明皇了。可是今朝却是爲了你，我是忍心在她的夢中，離開着牠了。然而我的不能忘的妹妹，我要怎樣呢？簷前的殘滴未停，又兼窗前死葉淒鳴，我還是昨夜的情緒，執着筆寫不下來。現在又是夜來了，我的苦澀的嚴醋，方從心底釀得熟了，一點一點的溜了下來；願你同此一杯罷！

幾日來我的確是爲你而憔悴了。你總該會知道我罷？我是一個何等會感傷的人呀！連朝連夜的秋風秋雨，如特來爲我告訴：『是周年紀念了！』妹妹，假使

這話說在是現在我們正得孤燈共讀時，或歡歌笑語時！她是換了你，我一定會吻你一次，或擁你一刻。如今我罔然還是我，但她却何嘗會是你；而你也何嘗會是她？這樣的假使，只能愈現我的可憐。啊，現在的你，現在的你呀，正遠離我於海天闊處，我是只能空望着你而洒淚！奇雲變幻，白浪濺天，你呀，我的遠隔的妹妹！

已經是一年了。秋末的晚陽抹上蘆花，白的顏色，變成了紫金色。水鄉的蘆花，是最多的，彷彿陸上古老的森林，成了赤浪起伏的紅海，在風波的震動裏，我們的故鄉；幾乎是看不到古老的喬木，我們是不聽到富有古代的情趣的晚陽中落葉的哭訴。但是我們的擁在海水中的一個小島的美麗，倒不是陸上人所能享受的。我們海上的人得以獨享黃金色的波光，閃耀在晚天的晴空。這是何等的美麗呀，不知是詩是畫？但是我們却在這最美麗的時間裏相親了。你是早已讀過我的詩歌小說，知道我是一個文學家；而且我曾做過你弟弟的先生，我也知道你是一

美麗的女郎。

『你就是 MR. K 嗎？』這是你第一句問我的話。但是我却忘記了，你怎麼會突然的來問我這句話。那時我是同一個朋友，因爲依戀着秋晚的海景，散步在海岸上。這朋友是你的親戚，因爲我是新從旅行歸來，他和我過從甚密，每晚都要如此走在海岸上。你原先走來是和我那朋友談話，以後你就這樣來問我。我已經聽到過你的弟弟講，你是很愛讀我的東西，你這樣問着我的時候，我覺得我是沐在你的讚美之中了，非常的自己慚愧了起來，於是我就這樣的應着你道：『太慚愧了，爺儂女士！』我說着是向你鞠躬，臉上帶着熱的微笑。我是何等惶驚而不安呀，但同時我也看出你是十分不自然，你的臉上呀，啊，泛着了含羞的暈紅，頭兒是低低地，像是嬌弱無力，不勝深秋的晚風的披拂。我們的初遇僅僅是這樣，我眞想不到以後你是會愛着我；我也是愛着你。妹妹，這是多少神秘的一件事！愛情是有這般的神秘呀，牠已跳躍在我們初遇的時間，不敢必定你是不會知

道，但我却像閉着眼睛的瞎子，一盞燈亮在他的面前，他是不會看見。

那時時間的行程，剛走到十月。自從我們這次初遇了以後，可說沒有一天，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們不會同行海岸。那時我却是一肚憂痛，只是陷在迷茫的回憶裏；但是你是決沒有知道。這眞是太奇怪了，以後我看出你是很苦悶，你記否？你談起話來，望着了海波，總是嘆氣。有幾次你却是談到自救了。尤其你是談到了你古憧的父親，和自己的婚姻，你更會流淚！啊，你是從小已做了人家的未婚妻了。我覺得我也有些變異，我本是一個追求着過去的愁人，至是只想和你天天見面。但是我們却沒有談到愛。我們這樣的日子，只有短短的二十幾天，不久我是離你去遠行了。這時我固很痛苦，大概你是更覺痛苦罷，我幾次收到你的信，總會找得出你的淚痕。但是相離不過十多天，你却向我示愛了。這眞出我意料之外的驚喜，如我這樣的病態支離的畸人，會得到你的愛戀！你那封最可寶貴的信，現在我已沒有，但是我還得這樣的想出大意。起先你是說明你對我的欽佩

，敬服，羨慕；繼續就說：『人能得到最心愛的人的回示，而回示又是能安慰人的，才是最上的幸福』。最後你就這樣自嘆了：『如我這樣的人，卻只能……』妹妹，我不知你這裏蘊藏着多少話？而且在你那封信上，你又第一次喊着我『哥哥』了。老實說罷，我的至愛的人兒，我那時的確也很愛着，愛着你了，只是我沒有對你說過。我是不敢呀，我的妹妹。的確，我是非常的自慚形穢！我想你，我的少女呀！你是花一般的少女，或是霞一般的天使，我何敢在泥塗之中，仰首而望？我只是秋末的一片落葉，雖能輕輕的唱着，但不久將與發臭的汚泥同腐了！但我此時卻也忘卻了我的卑陋，向你跪下而祈求了。我的王后，你還默念着我那首詩嗎？我是要把我新葬的殘膹的愛情獻給你了。我是不能給你說一句話，我是向你這般的唱了。啊，我的妹妹，我的王后，你現在再聽一遍罷：

請來到我這兒的新坟，

初栽的玫瑰還未成蔭，

子規啼泣於扁柏未青，
晨露安臥在墓草之頂。

妹妹呀我要你的心！
夜雲掩着新月匯沉；
我的愛情還未殞命，
留戀着少女的朱唇。

但是我要訴給你妹妹，
我是一個不幸的廢人！
如今我是一個戰士敗歸，
會被人踩躪了我的愛情！

現在我又把這愛情給你，
你呀莫說我是對你詐欺！
啊我愛你我該盡我所有，
把來把來獻給我的王后！

妹妹啊啊我的王后！
請請請低下你的頭！
墓底的愛情未銹，
此外我一無所有！

此外我一無所有，
可以呀獻給王后！

只有這殘臘的愛情？
妹妹請掘我的新墳！

但我，妹妹，在這首詩裏又隱示你多少我的不幸呢？我想你一定不會忘記能？自從我寄了你這詩，你要我告訴你把我的不幸。我告訴你了，你對我的愛，更是進深了一步。你是已從愛我的地步，深切的可憐着我。實實在在的，你是能了解我內心的痛苦，而給我細緻的安慰了。這使我至今還感激着你，益儂，我的永不能忘的妹妹，在我最失望的灰暗的生命的歷程中，能給我幸福的，你是一個，除了我現在的她，你曾稱他爲姊姊的芹妃以外。我至愛的妹呀，你是我永世的光了。

我是一個帶有淒涼的情調的人。我一生只有流浪！只有苦悶！佈在我生命中的，不是鮮花，不是光明，也不是歡欣：却其敗葉，黑暗，和哀歌。你是知道的，知道我是一個文學家，但與其如此說得好聽，還是直截爽快的說，我是一個最

疲憊的爲世所棄的病人；而我這病人所有的是熱的情，紅的心，白的淚！幾年來我對於我們的美麗的冰天的故鄉，只能神遊於枕上。但我這一次卻突然跑回故鄉來了，我是已成爲一個戰敗的武士，滿心都是創殘，因爲我是已爲素菲姑娘所棄了！可是這事你卻完全沒有知道，因爲我那時已經看出你的情形，假使我再這樣告訴你，不啻我就向你求愛。這我是何敢呢？我也何忍呢？

眞的在我最失望的時候，我是決不會想到，我還是有幸的人，重還能從暗黑的生命上透出光明。我何嘗夢想到，我這次最不得已的歸鄉了，又會遇到了聖潔的你？而你又是早就羨慕我的人！妹妹，這許是在前世註定我們的罷！怎麼素菲姑娘的棄我，確造就了我們的愛情的機緣？但是你我當時又那能料到我們的如今，卻又爲幸福所忘了！啊，現在，現在我們是相憶而下淚罷！

“素菲是太沒有良心了！這是任何人對她所下的批評。你聽了我的告訴以後，你也這樣的爲我忿恨着她。但無論如何，在我的一生，是一個光亮的時期。她是

佔了我戀愛的第一頁，她是我第一個情人；你已經是第二個了。以前我雖也熱烈的愛過幾個少女，在我幼年的時候；但我總沒有說出，她們也沒有知道我愛她們而來愛我。這樣的事，祗能算是我個人的假想。我去愛素菲，天已隱隱註定我的失敗，預備下了幾杯眼淚。像我這樣有病的人，精神不健全的人，如何會得永遠睡在一個少女的心裏；像一個襤褸的乞丐一般，睡在最華貴的白玉的宮殿裏。啊，妹妹，素菲的棄我，雖然完全是她的不仁不義，虛偽狠心，却如一般人所批評的太沒良心，但我却只有自愧不福！我對她完全能夠諒解！

我和素菲的愛，經過不上一年的時間。雖然也這般短短，但歌哭並陳，却嘗盡了一切滋味。但至去年初夏，她是宣布着我的愛的死刑了，這刑文只是這般：『我是不愛你了！』此外沒有別的話，便是從此去了。從我和素菲的斷愛，數至我們的初遇，僅四五個月的間隔。四五月來，我不願告你我的癡狂，聰明的你呀，當會想像得出罷？至我回到故鄉來，却已幾經生死了，還是家庭發了急，把我

領了回來。妹妹，這是何等的機緣呀，假使我於此時爲素菲死了，我何嘗會知道，一個世界上最不幸而可憐的我，至死還睡在一個相慕而未識的少女的心中。又假使我在素菲的愛情中，唱起了勝利的凱歌，我又何嘗會來發現你，像一個煤礦工人一般，在烏天黑地的煤層中，找到一粒眞光燿燿的珠子？

但是，唉，我的至愛的妹妹，在上帝支配着的情侶簿裏，在我的名字下是何嘗寫着了你的名字；在你的名字下，又何嘗是我的名字？記得我在故鄉，住了二十多天，認識了你，又漂流出來了。你示愛於我的時候，我正到了一個小小的縣城。妹妹，我爲你而歌，我爲你而泣，在那里曾經我足尖所踐踏的細草敗石，都會替我向你作證明。我在那里住得很久，因爲我愛那里善良而純朴的土人，又愛那里老古而敦厚的鄉風。雖然我又突然接到了你使人喪心落膽的警語，我是痛不欲生；覺得慘淡凄淸，但我還是沒有離去。直至我又和芹妃結了婚，相偕返鄉省親，才離開了那里。那時就是我們在海船上又相遇了。啊，這次相遇，我別你已

有半年，我不知道你的消息也已三個月了。你的不愛我，固然只能愈見你愛我之深，與愛我之眞，雖你現在還是處處擔心着我，我很能自慰，我是會永遠不會離開你的愛的照拂；但是我們是在相互的愛情的陶醉中，却更來得短了。那是如何的痛心！

那天正是四月之末的一天，天氣很好。人的臉上，都顯現着非常爽健的樣子。尤其海面上的空氣，更是快人心脾。船是駛動在海面上，海浪撼推着船身，有些搖搖不定。我和她居在一個極精美的小房間內。我是半坐半躺的靠在一個木榻上，翻着一本雜誌在看。在那雜誌上有我給你的那首詩，因爲我是走向故鄉了，又在痛痛地想起了你。在我的左半張榻上，她是躺着，因爲她是大陸的少女，不慣航海，有些不爽。你正從我窗外走過，向內一望，看見是我了，驚跳了起來。你的手重重的在窗上碰着，這樣喊了：『喂，怎樣你也……』我聽着這聲音很熟悉，想是你罷？但我却還以爲是做夢。迨從沉迷的傷往的情緒中，抬起頭來；看

來却是你，我是何等的驚喜呀！我突然又想起你，啊，我不忍說的，我總不相信你是這樣壞蛋的，以後是你對我說明的那件事了。我一邊想，一邊帶了惶驚而傷痛的微笑，急棄了手中的書把你引了進來。我說：『我沒有想到是你。』但我沒有來握你的手。唉，妹妹，這眞太使人想起而痛心了，我們這樣的愛着，而我却沒有握過你的手，吻過你的嘴。你也是這樣的空愛着我。

於是她也睜開眼坐起來了，向我問道：『這位女士是：：』我是很傷心的，又要說着你的名字了，梗塞着喉嚨的答：『就是榝儂。』我用這樣的口氣說，因爲她是已經知道你了。我向她這樣的介紹了你，她好像是很敬佩你的樣子，這你會心到嗎？轉過口來我又爲她向你介紹了，我說：『這是乒妃，就是我：：』我的手指着她，可是將怎樣說呢！我是說不出來了！心裏已經發顫了！她是已經知道我，只望着我紅着的眼睛。你，啊，我看出你呀，也已十分明白了，眼裏也似有些潤溼的樣子，對着我作苦笑。隔一會我又介紹你們作姊妹，於是我們大家都

坐下了。我和他還是在原位置上，你是坐在我面對着一個椅子上，後面靠着壁。這個樣子一直到了故鄉。但有時我們却講着落淚了。

我自從這次見了你，至今還沒有見過你一次。雖然你那時曾親口允許我，要到我家裏來玩，結果只使我空望着你。最終你又因爲我常常寫信來擾你，你却索性又推託着事，斷絕着我的寫信，以杜我對你的愛的重生。但是你的痛苦，我怎不會知道？

我在那次未見你以前，我雖絕不相信你會這樣，還苦苦的掛懷着你，但我總不能明白你爲什麽忽然會說出這樣的話。我記得你這最後給我寫的那信，只有寥寥數語的說：『現在我是愛了二個人；假使那個人馬上能拿出一千塊錢，資送我去留學，我就和他結婚。』以後我果不能復你，你也不來寫信給我。我是怎樣的一個貧窮的人？你是最明瞭我的，而你却這樣來迫我，自然我是明知道你是要來絕我了。本來我還想寫你一信，固然這秀麗的字跡，已明明告訴我這是你的手筆。

但我還有些不信；或者是人家的開玩笑，或是怎樣的事；可是我總不願復你。無論如何，我覺得這太無謂，是你寫的，當不必說；假使是被我的或者猜中，也只能使你徒然哭寃。何必呢？橫豎是非後來總可明白。我這樣委婉求釋，眼淚早已哭去不少了，那知以後經過了很久時間，我是全然失望了。這時我雖更覺心痛，我是又給人騙了，但我的心腸却也頓時硬了起來。於是我和芹妃的愛的機緣又從此造成了。但那知最後還是我對不起了你！我現在眞覺對你不起，假使我當時就知你是這樣，這就會至死只愛着你！我爲你也和你爲我一樣的孤零一世：當然你現在是如何的孤零呀！我是想起你而要流淚了，可是我如何來安慰你呢？我現在已是有婦之夫了！

那時我已和芹妃愛着了，而我們是行將結婚了，我却又想起你來了。我又時常想着你而哭泣了。而且我更堅決相信你是不會如此殘忍！這我不知爲什麼原因，她偷着把你給我的信燒去了。而且她勸我說：「以後你就忘記了這無良心的姑

娘罷！』照理我是應該聽着她的話，但我總不肯放棄了你不想，不哭；而我反還懷恨着她的多事！妹妹，這是多麼奇怪呀，到底有誰在吩咐着我呢？所謂愛情是最神祕的，這大概就是神祕罷？

我非常厭倦她的話！我不忍再要聽到她這樣的來誣你。那一次我是想出了一個方法，自已借了一個朋友的名字，寫了一個關於你的消息的信，託一個遠處的朋友寄了我。我收到了，痛痛地哭了，她來問我原委，我給她信看。她看了也哭了，她說她是錯怪了你了。我用這方法，完全是爲騙着她，要她不要再來向我這般的誣你以慰我。這是何等痛心的話呀！但這方法，又是何等可憐的方法呀！在信上我是這樣的爲你辯解，說你的父親，知道了我們的事，對你下種種威迫。而且又因爲你是已經許了人了，你的父親更萬無退讓之表示。你看這樣子，我們的事遲早是一個失敗，你不願我再這樣愛着你，怕我時間太久了，不能自拔於痛苦，才作此使我恨而絕你的計策。妹妹，我這樣的做，不過是爲騙着她，那知你却

是眞的爲我犧牲了！我作這樣話的時候，至少我已有些懺悔我當時太怨恨了你，至現在當更要如何懊悔？妹妹，你是這樣的深思遠慮，爲了我呀，啊，我現在想到眞是天天要哭！而且你現在又危慮我這個不幸，怕我再於我們尙未熄盡的愛情的灰燼中，跳出了她的心，再來繼續愛你，於我和她要發生至大的悲劇，因爲你已看出我，我是又不能自止我的愛你了。於是經過那次會面之後，你又絕着我了。至今我固尙沒有見過你，同時我也得不到你的信；而我向你原地址寄去的信，又都退回了；郵局的簽說是：「此人已去！」唉，我眞痛心！怕你現在還沒有知道罷？現在我和她又已離了故鄉，作漂泊的旅行生活了。

記得我們那次在回鄉的海船上相遇了，我們的啼哭，我們的沉默，我們的酸笑，以後我們不知要何時可再。啊，妹妹，我雖也知道你一定也想我們再有這樣的一次，不使這次成爲最後的紀念，但是妹妹，我知道你是又何等的憂慮着我呀！這次我們的哭着，沉默着，酸笑着，她雖因病船而睡去了，但她都能聽淸，後

來她向我說。妹妹，假使將來我死了，我先她先你也先素非而死去了，我要把你們對我的熱愛，和我對於你們的癡情，都鐫在我的墓碑之上。關於你和我的，她可以一手寫成！

後來談到這事了，我已明知你是別有用心。因爲假使你是眞的，現在決不會再留祖國。而且我覺得你比前更無歡，臉上滿是清癯的憂鬱。但你起先却還不肯說，還說是眞的。經我詐着你說•：『什麼事我都明白了。假使我眞的認爲你的事是眞的，我要來說你一聲壞姑娘了，這你要覺得心快能？但我偏………』以下我就把騙芹妃的話來騙你了。固然你是眞的當我是知道了，驚問着：『誰告訴你的？』於是你點首了，並還補說了一點別的話。你說這事是先別人把我們的信偷拆。由外人的流言，你父親才得知道。最後你的未婚夫也知道了，非常蔑視你，恐要解約。於是你流下淚來了，說：『這倒是我最高的願意！我現在惟有獨身一世，我是最不願意失節於我所最不愛的人！』妹妹，你現在可是怎樣？你才是至高至

聖之神，我素所敬愛的人呀！我是一個最惡的罪犯，我只能待死你的裙下。

我們的愛雖這樣短促，像花一般的，開着又謝了；但因愛而貽我們的痛苦，却何時可以終竟！我們看逝水滔滔，日夜的水於東去，妹妹，請你回味着罷！如今我的心是走上十字架去了，於此菊花又殘時節。我旣愛了她，我又戀着你！妹妹，願你不要以爲我是可以把你忘了！啊，妹妹，你記着，在我的心裏，有三顆明星：一顆是秦菲；一顆是芹妃；還有一顆呀，盆儂，就是我永不能忘的你！

野鬼

天氣已是這般的寒冷了。樹上全然脫落了葉子；枯殘的枝枒，應着西風的敲擊，發出顫音，彷彿站在那冷意徘徊的街頭的掛着破敗的單衫的乞丐，作帶泣的哀求一般的可憐，陰悽悽的。盛夏的繁花，化成腐泥，埋藏着無限香魂。凍凝的僵雲，散飛在灰暗的冷青的鉛空，映照着那牛羊歛跡的，老去了的牧場上的湖面。太陽似乎是臨刑的囚犯的苦笑，帶了淡紅的光芒，出現於東方的朝晨；被晨霜封鎖着的地面，蒸騰着白色的氣燄；却不像晚犬清吠時的，炊烟如霧的死寂；因寒鴉長啼，換了晨雞鼓噪，還有些熱感。但也是靜穆的非常了。小孩子們，身上堆着厚重的衣服，給十分不快的畏縮的情緒，驅使着綣伏在牆角，躲風的地方，晒着太陽，和貓兒狗混在一處。禦寒的方法，自然是非常複雜，只就人類來說，已何止千模百樣；但各盡其妙的去設法，這却是共有的聰明。永林這樣的在破爛

的衣服中，避着隆冬的重寒，當然也是他的聰明了。

永林是田裁縫的兒子，大概只有八九歲。他是一個可憐而不幸的孩子，不和諧的環境，迫成了他的頑蠻的惡脾氣。田裁縫是一個冷酷的中年男子，有一張霜漬的寒臉。在他的眼睛裏，好像世界上是再也沒有人了，永久在他的臉上，找不出一個熱的笑來。不是出去晝日頭做活，便終日一個人坐着，身都不肯遷動一次的，一針一針在縫着衣服，言語也是很少的。我並不是說笑話，要在田裁縫的臉上，尋出一絲絲的溫意，確是要像在冰天雪地的北冰洋一帶的地方，找出一枝花一樣的困難。所以永林所受的父親的教訓，並不是循循的指點，而是爲冷情所使的笨重的手的揮撻。只要一有不是，永林的一頓打，便就能挨受着了。的確，這是非常平常的事，在於永林；恐怕老太太天天吃的饅頭，還不比永林的受打來得平常。

永林還有一個年老的祖母，頭髮已經變白了，像雪一般的。門牙也落得不勝

一個。但她却是一個健康的老婦，青年時代的悍戾，也還絲毫沒有減退。滿臉的橫肉，冷颼颼的，一望而知，她的確是堪當田栽縫的母親了。她在各方面，都能示範着她的兒子，因此永林在他的父親面前，也常得做着他祖母的範教品了。可是她却很勤儉的，爲她的孤獨的兒子，管理着家政。因爲她是已經沒有媳婦了。

這樣的家庭，眞使永林畏懼。他簡直不知道，要如何把自己的身子在家中安置着。所以除了天晚了，鳥也歸巢，牛也歸欄，他綣縮如鼠的，不得不歸宿一晚，大半的白晝，假使有機遇，總是離了父親的冷酷的臉形，祖母的暴冷如鷹的眼睛，如野鬼一般，散逛在街頭，鼻涕掛到唇上，拖着不稱脚的，各隻各樣的鞋子，襪統脫倒着。他這樣的形骸放浪，似乎是日不管夜不收的樣子，於他的祖母，和他的父親，或者也覺得淸爽；因爲他的樣子，使人看了，實在太覺惡心了。雖然他還不懂怎樣叫做流氓，但他却已充分的利用着他的本能，日趨於下，打也不靈，駡也不聽，皮包着骨的，一張滿是黑氣的臉，已十分像一個小流氓。看見了

他，心頭的確是要冒火的。但他有時却是一個十分好的小孩子，會幫助父親，拿着一把小刀，拆着舊衣；或者練習着那包了一口氣，去吹熨斗。也有時會幫助祖母淘米洗菜；只要是他們用好臉對他的時候。所以也有時候，他會特別的整日登在家裏；就是沒有事做，便蕩鞦韆，打風車；或者輕輕緩緩的唱一曲京戲，在老太太的大廳上。

假使說永林是一個聰明的孩子，那是誰也不肯相信的；但他却是這般的擅於唱作呀。我們老會看到他一個人在老太太的大廳上，當他是覺得最高興的時候，哼着曲子，扯起破了的半截的藍布單長衫角，一個脚獨立着，一個脚平掘在身前，上身微微向前傾斜，眉毛豎起了，裝足了一陣騎馬之勢，頃刻間便如遊龍一般，走動了起來。又或如勒馬懸崖，突然止住，還重重的喊着一聲。這自然又是他最馴服的時候，同一般小孩一樣的可愛。他在這樣唱作着，似乎是已經上了幾年台的伶人，非常老練，從容如若的毫無倉惶失措之處。的確，他是一個一見便會

野鬼

的小孩子，雖也從來沒有先生教過他唱歌，但他卻也會唱着好幾個新歌，有時對於京戲弄得太厭倦了，便來唱隻毛毛雨，或者三蝴蝶；雖然不大入調，倒還可以聽聽。但是他非常担心着這點—雖然是在他最快樂的時候，他也會有顧忌。只要有人對他這般說：『糟塌了老太太的大廳，便要你的命！』卽刻，他會默然無聲，收殮了他的淋淋的高興；並且躡着脚步走開了。原來他聽到老太太這三個字，比聽到父親，或者祖母，甚至於比殺頭都要可怕。這自然他是已經受過訓練了，在他的小頭腦裏的老太太的嚴威，實在還比皇帝要來得厲害。

他們一家子是寄寓在人家的公館裏，替人家當門房，像被人豢養的犬子一般，替人家看管大門。蘇州有這個慣俗，大概因爲是古代的名城，望族的後繼太多了，所以至今還育空空的闊氣，就是這人家連飯都吃不下，場面還是要張的，門房總是要有的。但是蘇州人家的門房，也和別的地方不同了，並不是主人雇用的；只要自己願意，去當門房，同時又可使主人相信，便可一家子很安然的住在人

家的門房間裏，一個錢也不要費的，只要盡些小義務，稍供主人的乾乾的呼喚。因此人家的府第公館，更願意把門房授給裁縫，設裁縫舖子，除了可以呼喚使用，並照顧大門外，還可以叨些裁縫綴補的便宜。不但可以不費一錢，還可以特別周詳。但是也只要稍爲惹氣了一點主人，那就不能得了；彷彿深夜的大洋，突然起了巨飈，一時就難收拾了。永林已經很明瞭的知道了這個厲害，對於老太太只能這般畏敬。實在的，他們自己是沒有自己的歸宿呀，恐怕得罪了老太太，要會無處去投。的確，爲了這點，永林已經吃了不少的苦了，老太太發着怒，只要說了一句話，他的父親，合着他的祖母，便會痛抽着他屁股。有幾次是屁股也抽得開了花。但是這種事，大半是爲了老太太的大廳，因爲老太太是特別愛護着大廳。

爲了老太太的大廳，永林的苦，的確是吃得不少了。而老太太也每次說：「假使這死鬼，以後再要糟塌我的大廳，你們一家子就替我滾出去。」但打過也就算了，老太太也可暫時沒有話說。一刻後永林也就忘記了這件事，又會上大廳去

隨便走走。他想老太太的話，也和普通人的發火一般。可是這一次，却是跺着他了。而且他也真實的知道，老太太却是有這般權威；而自己全家，在老太太的權威之下，好像在打彈子的長桿頭上的彈子。

這一次，他也是在老太太的大廳上演習着京戲的唱作。跳上跳下，他忽然跳上一個古老的紅木大椅上，不留心的踏壞了一件小東西，給人告訴了老太太。老太太動怒了，眼睛睜得如銅鈴一般，比平時更來得兇惡。他的父親，在老太太的面上，當然覺得過意不去，便如提一個罪犯似的，把他吊到老太太的面前，使他跪着，讓老太太親手敲了他幾個耳光。但是老太太，還是不能停下怒來，縷縷不絕的怒氣，却如新爆裂的火山一般，火山口裏，時時噴出火星來。這本是一天下午的事，因爲老太太這般發怒，他的父親和祖母：心裏已十分憂慮，但總想過了一晚，也會好了。而且想要討好老太太，整夜抽得永林嗚嗚咽咽，如死了親爺娘一般的哭。可是到了第二天清晨，這驅逐令終是送來了。於是他的祖母哭着，把

他詛咒；田裁縫也如喪家之犬一般不安的，帶泣帶訴的，莫可如何。但永林已只能軟軟的躺着床上，不好彈動了，因為全身發着傷痛。照例，在這般的臨頭大禍之下，他的父親和祖母，還要抽他一頓，但也因此他們却難於下手了。於是他對着父親的悽惶，祖母的老淚，也是非常的難過。這事的結局，還由他一家三口，向老太太跪了；並由老太太家的孫少奶奶，是老太太最寵愛的孫媳婦，向老太太轉圜了，才算了事。但也從此以後，永林是再不敢覷瞻老太太的臉了。

　　這是最平常的事。大概太陽光所照到的地方，只要有所謂人類這東西存在的，這種事總會免不了的，——窮人總是站在永不能抬頭的，最低下的地位。永林在這樣的冷天了，有錢的人，穿了皮，還要喊着冷，但他還穿着一條，破了去補，補了又破的，青的紅的，各色布雜綴的，如一張彩畫一般的夾袴，再套上一條同樣破爛的單袴。破布條紮了脚，管束不住那倒在鞋口裏的襪。上身雖然有一件又顚的和尚式棉衣，還是幾十年前，不知是那一個老太太的兒子，小時候因為不容

易養大，叫了一個和尙做寄爺，就是那和尙送的，現在老太太便拿來給了他。但罩在外面的，半截長衫，也掩不住露在外面的棉絮，如要飛了。從牆跟拾來的鴨舌帽，扣在幾月不剪髮的頭頂，愈見得他像一個小鬼。因爲他是這個不成樣子，沒有地方，可以使人家看得上眼，所以他吃虧的事更多了；好比弱小民族，和大國交涉一樣。我們常常聽到公館裏的太太，奶奶，小姐，或者老爺，少爺，甚至是公館裏的役人，這樣的提着喉嚨喊：『永林！永林！……』原來他們隨便有什麼一些小事，都得要叫着他去做。假使他不在家裏，也算是他的運道；但這一句駡，卻已挨着了：『這斷命小鬼，又是死到那裏去了！』他的父親和祖母，雖然並不見得寶貝他，但聽着這樣的話，自己總有些不高興，自己的孩子，是被人這般的侮辱。這樣的神氣，我們多少總能看得出一些。

就是極有理的事，偶然和公館裏的小主人，玩得不好，有了一點吃虧，永林也是無處伸訴的。這還是過去不多幾天的事，永林是和二小少爺，打起架來了，

被壓在地上，臉上爪破了，流着滿臉的血。就是我們看着的人，雖然不是自己的事，心裏也十分以爲不是；而且二小少爺，又是一個大幾歲的孩子，更因營養充足，塊頭長得十分胖大，不如永林這般的活如窮村的無人豢養的飢犬，皮外看得出骨頭。這樣愈見他的可憐可憫，而替他有些不平。他是這樣的吃虧呀，含着一包眼淚，背對着舖地的大方磚，面向着天，被壓着不敢動，但那在旁勸解的大小姐，卻又會拿腳底踏住了他的頭，牙齒咬着他那一把揪牢二小少爺的頭髮的手，使他不得不放開來。眞不當他是一個人。過後永林因忍不住一股怨氣，躲在牆跟哭了，放下一包眼淚；但天下的眞理，已經死在他的面前了，雖然他還想把二小少爺，先動手敲他一句後腦的事訴給眞理說：「你不講理嗎！」但又被大小姐像提着一隻貓一般，一把扯了他的耳朵，把他交給他的父親去了。他的父親，雖然明知道，這又是自己的兒子受怨了 但也只能知道在肚裏，面上還要埋怨着自己的兒子。

永林從每次的教訓裏，知道他們自己一家人，在人家的眼睛裏，不過同狗子一般的地位，因此他也常常想到父親的眼淚，和祖母的訴述了。在他這樣想到的時候，他也會愁眉不展，而且覺得父親雖然冷酷，祖母雖然暴戾，到底還是最可親近的；雖然他也明明知道，自己的祖母和父親，對待他自己，並不像人家的父親或祖母，對待他們自己的孩子一般和善。而且他也覺得，像他的父親，和他的祖母，才是天下最可憐最傷心的人。

他的祖母，當他的父親，在很小的時候，就已做了寡婦。她丈夫死時，只遺下一個小的茅屋，登在一塊有四張菜桌面大的地面上的。茅屋的高度，只許人彎倒了身進出。便是這僅有的遺產，又早已不是她的了，她的丈夫死後一月，一個十五吊錢的債主，就把牠佔有了。她是一個很忠實於丈夫的婦人，雖然從此她是無法過活，只能去做乞丐；但她還是盡力爲已死的丈夫撫恤遺孤。這一個故事，永林已經聽過好幾遍了。在孤燈的深夜，他的祖母，有時候替他補綴着破衣破

誇，最要這樣講起來，雖然不是口氣溫存，但總覺傷慘。

永林還有一個姑母，比他的父親大幾歲。在十歲的時候，就去當人家的丫頭。那時他的祖母，就藉了女兒的一吊錢一月的進款，結束了丐婦的生活，在一個族姓的廢了的破牛棚裏居住着；一面替人家做做針線，或者洗洗衣服，賺幾個錢。他的祖母約幾年的饑餓的飄零，只要偶然談到了，就會哭起來。但他的父親更會哭。所以他的祖母，要講起這種故事的時候，也總當他的父親不在家的時候。他的姑母，在十五歲的時候，被老主人愛上了，就收了房，做了人家的姨太太。於是他的祖母，也因此拿到了幾個錢，便把他的父親送到一個裁縫的家裏，去當學徒。這時候總算是最容易生活的時候。愛上他的姑母的老主人，收他的姑母做姨太太的時候，已經是五十多歲了，不到半年就死去了。做人家的姨太太，當然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又在這樣年紀青的時候，便死了男人，性的苦悶，自然是不免的事。於是在男人死後不久，他的姑母，便因和一個十六歲的男僕，有了性

的私通，就被逐了出來。並且也就於此時，嫁了一個伶人。這個伶人，他的姑母，本來是有些認識的，因她家太老太太在拜壽時，這個伶人曾去她家做過堂戲，而且她也暗裏望過他幾望，相對笑過幾笑。但這種事，永林從不曾聽到祖母講過，祇是人家都在這樣的說。現在他的姑母，已做了戲房的老板娘娘了，他是常會走去看幾齣戲。有時候要用着他的地方，他就出一點小力幫忙。這於他是很覺樂意的，因爲他的姑母，對他還不差，常會給他許多零碎食物。他學戲也學得很有樣，戲院裏的票友，都稱讚着他。他的姑母，也向他的父親說起過，就讓他去學個伶人，但他的父親却不願意。

他的父親，在十二歲的秋天，去學了裁縫；因爲天資還不算笨，給師傅看得起，又可憐他的家境，便破了學三年幫三年的規矩，在十七歲一年的年底，就讓他自己放行行業了。並且在二十二歲那年，還替他把一個住在他家附近的女子，說合了結了婚。那女家也知道，田裁縫是一個有希望的孩子，而且又是一個最忠

實在王師傅所最寵愛的學徒，並又是王師傅親自出來作媒的，倒也很樂意。這是在田裁縫二十二歲那 春天的事，到了第二年春天將過，夏天就要來了，便生了他。生後滿日，就替他取名永林。以後他的父親漸漸來得老成，很能爲人信仰，最後便藉了一個朋友的力量，就得住在老太太的公館裏，一面替老太太當門房，一面還設着裁縫舖子。自來已毛十年了。

雖然他們不能一步走上天堂，從寄寓在人家的廢了的牛棚裏，恢復以前推債去了的一個小茅屋，並再從這小茅屋，更與而上之，不要說成爲一個上等人家，就能不愁衣食，也很足稱慶了；但是福自天成，起初却是欣欣向榮，像交到了初夏一般，人口既安，生意又好，很有幾年，家庭內裝滿了快樂，確實比老太太的敗落的古老的家庭，要有生氣得多，永林的老祖母，更是歡喜得不得了，一生辛苦，却結了好果了。但那知轉轉眼便婆婆失去了媳婦，丈夫失去了妻子，兒子失去了母親呢？這真是一件太傷心的事了。而且也因此，從此一個很好的和睦之家

，纏繞着多少鬼氣。捉鷄罵狗的，晨夕無歡。

永林不看見他的母親，已經幾年了。現在他想起他的母親來，已不能很清楚的，記得起他母親的臉形了。但他還沒有忘記，他的母親，有一個粗糙而不白的小圓臉，却如他自己一樣。並且倭倭的身材，却是十分堅實的。講起他的母親的故事，他只覺是一件頗堪思索的事。他是爲了他的母親，常要受到人家的冷笑。無論在何時何地，只要和小伴侶，拌起嘴來，就會聽到人家這樣對他說：『你這沒娘囝』！接着便是格格一陣嘲笑，所以假使有人向他問：『永林，你的母親呢？』他便會回答不出來。但他有時却很聰明的說；『幫人家去了。』但這句話，他也頗覺懷疑，祖母，和父親，雖然常常這樣來告訴他，而人家的傳說，又並不是這般。他確不能知道究竟。

永林在才失了母親的時候，他覺得很不慣。他的母親，確是去得太突然。前晚還是很安靜，永林睡在她的懷裏，迷迷的睡着了，一隻小小的手，却握住了她

的乳頭，丈夫是睡在她的腳邊，熱熱的手心，捏住了她尖尖的小腳。在大床橫頭的小床上，睡着她的婆婆，一樣如平常之夜，一點不覺變異；但在第二天的朝晨，她竟已在丈夫婆婆和兒子的熱夢中，離着去了。那時永林的年紀，雖然還小，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只見父親和祖母，如落水的寒雞，失了神掛着眼淚。天天替他穿衣的母親，到處尋不見。爐灶也是冷冷的，並不聽見有粥沸的聲音。他想這到底是怎樣？眼看熱粥是不得吃了，而且衣服是沒有人替他穿着了。最後吵着要起身了，只由他的父親來替他穿着，覺得很不舒服的。太陽升得高一點的時候，公館裏的人，都覺得了，爭相探視，他的祖母却含淚婉言說：『這丫頭去幫人家了，遺下這孩子，太可憐了。』父親呆得好比木頭，一句話也不說。的確，就從那日起，永林是再不能看見他的母親了。有時也吵着了要母親，他的父親和祖母，總哄他說：『寶寶安靜些，媽媽賺了錢，要給寶寶買糖吃呢。』有時果然有糖吃了，但也不知是不是母親回來的。但久了也就好些。自從永林沒有了母親，

一切事全由祖母去照顧，晚上也從一個睡慣的大床上，搬到一個小床上去和祖母一同睡。他的父親就一個人睡着了。現在他還記得，這兩個床的地位，至今還沒改動過，不過每當春秋兩季，祖母總很細心的，把散鋪在床上的稻草，拿來在太陽裏晒一回，或再換些新的。他也記得，要是他向他的父親或祖母，問起了母親，他們有時雖不會哭，而且還是照樣給他說是幫人家去了；但總看出在他們的眼毛上，掛着細粒的水珠，像經過了一次帶水的毛巾的洗滌一樣。

永林對於他的母親的事，全然不能明白，只見一年一年的經過這時候，在他們屋後的一棵古老的大樹，葉子發了黃，唱出瑟瑟的歌，飛下跳舞的時候，人家拿着許多棉衣叫他父親縫了，他的父親便更憂鬱起來了。到了深夜或者還會哭泣。祖母雖然好些，但總也有些兩樣。這是年年如此的。似乎他們的家裏，也隨着氣候的轉變；到了秋天了。

現在已十月將去了；這是早在一月前的事。老太太遣一個丫頭，送上一件舊

棉襖，要他的父親重行翻新。這件棉襖，年代並不久，還沒有破，只是齷齪了一些，似乎已不能見人面，但又捨不得，把來翻了新，却還可以穿一兩個冬頭。他的父親，拿到這件棉襖，却頓刻淚下了。這是他看得很清楚的。他也很明白的記得，這件棉襖，正是幾年前他的母親，出走了的第二天，老太太親手拿來，叫他的父親新縫的。並且當時老太太還很簡單的問了他的父親幾句，關於他的母親的事。本來他的父親的手脚是非常快的，一件女人的棉襖，只要趕緊一些，一天就可做完。但替老太太做這件棉襖，却費了許多天，最後老太太還發了一點火。但時間却又過得這般快，他的母親，雖然還沒有囘來，而老太太當時的新棉襖，如今又重行翻新了。

永林一年一次的會看到屋後老樹的黃葉，也一年一次的會看到父親的憂鬱。他雖不明白他的母親，究竟怎樣一件事，但却常常聽到人家在私自講到，只要看着他了，就要停嘴。倘使他要到鄰家去玩，很有人要有意的問着他：「你的媽呢

？」轉過來便偷偷地望了他一望，便在輕輕的私語。

永林的母親，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婦人，也十分善於辭令；雖然是一個鄉下的女子，又因沒有受過教育，講起話來，很沒有條理。但黑黑的小臉，貼着一付清秀的眉毛，決不能掩去她的聰明。自跟着丈夫上了城，愈見靈活起來了，對於各方的接應，都能為人稱道，說她是一個賢慧的婦人。無論是老太太，或者是鄰居都很歡迎着她；然那知隱隱的悲哀，又就在這裏邊呢？在老太太的門房裏，住了幾年以後，她的聲名，確為她的活潑和聰明，開始狼藉了。人人都說，田裁縫的老婆很賢慧，都愛上他家來玩，於是她的心，也就從此向外放蕩了。因為女人的意志，總比男子來得薄弱，很容易被人引動。她聽姊妹們說，替人家去做傭婦，是很做得的，如何如何；很有人替她籌算着。而且她自己想起來，却也不差，只靠丈夫在針頭上刺幾個錢，的確太不濟事；所以她幾次向她的丈夫請求着了。雖然幾次的請求都歸失敗；但自己 有了這心思，慫恿的人，自然更來得力，結果

眞的被人煽動了，私自從了人家的約，向上海去了。自從她這樣走去了，她的丈夫，訪問了好多地方。雖然自己並不識字，但卻天天要去聽隔壁小學校裏的一個門房，講那從報紙上看着的新聞，他想這樣也許會偶然可以得到他的妻子的消息。他也很懷疑常來他家玩的小李，因爲小李也同時突然的聽說是到上海去了。而且他確也愈想愈像，平時他確曾看見他的妻子，和小李說說笑笑，或者做做眉眼。因是他又恨到了小李的阿姐，她和他的妻子，很是要好，出外幫人家的動機卻是小李的阿姐出點的，因爲她自己也是做人家的娘姨的。而且小李的來，也是他的姊姊做引綫，他是常常來喚他的姊姊，來了總是嘻嘻哈哈的風言亂語胡調。但他總想，這也許不至於如此罷？他相信他的妻子，是一個很貞潔的婦人，從來沒有什麼閒言閒語的。而且他還覺得，他的妻子待他，也始終沒有一點變異。雖然，他還這樣東西自解，而對於小李，卻很厭惡了。小李確是有些流腔，雖然坐在家裏吃午飯，身上卻穿得似乎是一個闊少，長袍短套，好像是有錢的人　小李是

住在城門跟的草棚裏，本來是不相識的，是那次老太太，遣田裁縫的妻子，送一點東西到城外的一個親戚家去，經過城跟，因爲有些倦了，便在小李的草棚裏借坐了一刻，便認識了他的阿姐，連帶也認識着小李了。那時小李的阿姐，還沒有去做人家的娘姨；去做人家的娘姨，還是最近的事，但確實已戴起金戒指，和金耳環了。

永林的母親，去了三個月，毫沒音信，這一天他的父親，却從一個朋友的嘴裏，無意間聽到了。那個朋友，和永林的父親，是同業而兼親戚，向來是在上海開設裁縫舖子的。那天是來蘇州玩的，他說：『嫂子，還沒有回來嗎？』原來那個朋友，有一次曾在馬路上看見過他的妻子，同一個男的和女的在行走，而且還說了幾句話，說是馬上要回來了。田裁縫聽了那朋友在這樣講時，似乎是失了靈魂一般，但爲了要顧全面子，却只能拉着謊說：『現在大概是不會回來了，因爲她已找着了事做。』她這樣的說了，那朋友還讚美着一句：『如嫂子這般人，却

是少見的。」他雖覺這句話是太痛心了，但如何願意就輕輕放過他的妻子的消息。便就婉婉問起那朋友當時見她的狀況來。這眞是他萬分想不到的，他的貞潔的妻子，會使他這般的失望痛心。他從那朋友的形容裏，知道那零外的一個男子和女子，却眞的就是小李和他的阿姐。他原還在想望她許會突然的重歸，於此才完全絕望了！而且以後，他會幾次到過上海，也沒有找到。同時別的消息，也就聽不到了。

永林自失了母親以後，就在變轉了的家庭氣運裏，過着那失了溫和的不諧和的生活。雖然他的父親和祖母，也有時例外的很歡喜他，但這種時間，究屬很少了，一年中不知能有幾天？尤其在近年來，因爲他的年紀稍大了一點，更會淘氣，却更不易得到歡愛了。但他們對他的希望，依然還是很大，幾代的辛勤，都想要他一人來補償。從此我們可以知道，他的父親，和祖母，對他這般冷酷且嚴厲的管束，也許就是他們的認眞，要他成爲一個好孩子。川裁縫認爲新式的學校，

只能造就新式的上等流氓，決不會有聖人賢人出來的，所以把永林送上一個私塾去讀書。他很相信這位私塾老先生，說他管理得法。這次永林不知犯了什麼過，費了他老先生的兩個銅板，買了一塊豆腐，罰跪在豆腐上一了兩枝香的辰光。他眞佩服這位老先生的聰明，會想得出這個法子。他直覺得他自己的兒子，不經這般的訓練，決不能成人的。但是永林這孩子，却太會頑了，這位老先生，愈要這樣體罰他，確愈是不成；靠了他的小聰明，因爲這位老先生是叫包家甫，便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包脚布。現在這位老先生的綽號，已什麽人都知道了；而且永林也怕再要跪在豆腐上，便死也不肯上學了，幾次給他父親捉到了學堂裏，還是逃了出來。

永林現在有一個很普遍的名字了，人都稱他叫做野鬼。他的父親和祖母，雖也明知覺得太不成樣子，恨不得一手打死了他，倒也覺得乾淨，但又是些不忍，只得耐着氣；也想不到要變改家教。



小說裏的人物

曾爲胡赤所不齒的穆波，自從流離上了風寒的北國，現在又淪落到了江南的一個古城裏居住着了，好如和人間隔絕了一般的，很少與人來往。在一條冷水似的街上，向一個公館裏，租了一間小屋子，終日伏在書桌上，讀書寫字，想在最短的時期內，完成着他的巨大的工程，根據他親歷的經驗，和研究的最後的結果，詳盡的來評一次馬克斯——這位紅黨的祖師的學說；並揭出紅黨的罪惡。但這並不是他的存心的報復，而却是一件最正確的，又是最需要的工作。他從他自己想到一般的現代的青年，在思想上與事實上，感得了無出路的痛苦，而要去奮鬥，以求最後的光明；去投向紅黨的，正是比比皆是；自然紅黨的招牌太漂亮呀；但結果却還是被藏進了黑黑的袋袋裏。因此他決不輕易離開書桌，走出去閒逛。卽使有些厭倦了，也只上那近處的幾個古廟裏，同禿了頭的老和尚白話。他覺得

這倒是最合適的而是愉快的事。的確，他是已經很清楚的認識了，世界上的萬物之靈的人類，除了儲有欺騙之外，尚有殘酷；並欺騙與殘酷交合而生的罪惡。雖然他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但他確已能夠這樣正確的斷定了。最動人的說話，已經隱藏着殺人的利刃！至多也不過是那無情的妖婦的媚人的眼睛。他深信他是盡被欺騙和殘酷輪流壓搾着，這殘敗了的身心，就是從欺騙和殘酷的尖銳的牙齒上嚼腐下來的。他是一個何等不幸的青年呀，只要偶有所感，便曾痛痛的哭一場。這是很平淡的事，他自開始寫着他那篇文字了，已經不知擱筆幾次了，雖然還只有開了一個端，不過寫下了萬多字模樣。

穆波自被認爲叛黨以後，紅黨的黨人，都在鄙視着，且惡恨着他 胡亦總算是和他最貼近的人了，無論從任何方面講，都不是普通同志的關係；但到了那時，也同一般同志一樣的，只有側目相視與掩鼻而過了。毛毛的一年來，已把他忙得乾乾淨淨，似乎世界上已沒有穆波其人了；雖然穆波，如枯草之葉一般的，困

到北國，也不會談到他一句。自然胡赤是一個昂然不落的革命的人呀！可是如今，在江南的古城裏，他們又忽然相遇了，胡赤對於穆波的樣子，竟已大變了，並不如以前一般；只有一般冷氣迫人。但最初穆波卻還很恐懼着他。第一，他不能明白胡赤對他究是如何心腸，恐怕再蹈暗算；第二，他總覺有些不願意。雖然他自己相信自己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但自己也相信自己總不會在人家的眼睛裏；何況胡赤到底還是他們的忠實同志呢？這樣與不同調的人相接，橫豎也徒討沒趣。有這兩個原因，他對胡赤是非常討厭了；好幾次向那和他同住的朋友，表示可怕着這個居處。雖是胡赤自從第一次遇見了他，以後確不斷的帶了十分的熱情來拜訪他。

說起穆波這一次和胡赤的相遇，實在是一件意外的事。穆波南歸了，雖然已有一月模樣，但因足不出戶，很少見過熟人；尤其怕見這般個中人。這一天胡赤正來那裏，就是看那和穆波同住的朋友，卻無意間看着了穆波。那時胡赤還是新

上城來；而且已經有情人帶在臂上了。他是聽說那個朋友住在那裏，而且又是久不見了，更又是另有了新情人了，便去望他。胡赤意外的見了穆波，既驚又喜的樣子，且跳且問；而穆波却只有冷冷的微笑。這自然並不是穆波不屑胡赤；或是有所懷恨。穆波是和胡赤認識的，那個朋友以前並不知道。因爲他們三人，沒有同時碰過頭；也沒有互相談起過。而且穆波和胡赤那時是黨人，負着改造世界的重大責任，論事論理，不能再有時間做閒事，和那個朋友只有冷落。更而且，胡赤和那個朋友，雖是新識；而與穆波也只爲了同志的關係，才相親熟；自然他們相互的關係，更不能相互知道了。所以，那個朋友雖然不能明瞭他們，同時他們各人自己，正也不知各對方，怎麼會都相熟那個朋友。但是他們却都知道那個朋友，並不是自己的同志。

穆波是紅黨的黨人，胡赤也是紅黨的黨人；那個朋友，以前並不知道。因爲這是他們的紀律，也是他們的秘密，穆波和胡赤，他們那時很能遵守。那個朋友

，如今雖然已經明白着穆波了，但是還沒有明瞭胡赤，假使胡赤自己不來說明。如今胡赤也是已經被除黨籍了。雖不像穆波那般來得慘不忍聞，但也更見紅黨的殘酷了；他們簡直不把人當作人：除了需要人去死時，把人去塡一塡死的口子。胡赤這樣的情形，他還是在不多幾時的過去，才來說出的；因他也覺得穆波有些可怕他。

那個朋友，對於穆波的事，未得穆波之親述，就已隱約有些知道了，雖然是萬不會想到。因爲穆波的被擊，雖然是一件秘密的事，外人死難明瞭；但那時在報紙上，却哄鬧了起來，很有些偶合的臆測。那時那個朋友，已離了上海了，只能這樣憂心惻惻的，以目爲耳，同時也是以耳爲目的聽到看到。他雖不敢相信這些臆測的事是確切的，但從他平常的不經意的記憶裏翻出來；記得人家所說的詭秘的紅黨，和穆波突然的變常的行態，確也有些可疑。直至穆波北上後，曾寫了他幾封自泣訴自愴自惱的信；和新近穆波南歸了的對談，才更如在顯微鏡下看到

了穆波的痛心的已往。穆波在講述他那自己的事時，落下了很多的眼淚，而且喉頭塞了的講不下。那個朋友也如親受的一般，發出同情。但却意想不到的，同一不幸的事，又輪到了他的更可憐的朋友胡赤身上；後來又聽胡赤的親訴了。

胡赤原是鄉下的黨人，確是一個極努力紅黨的忠實信徒。自從加入紅黨以後，因為他有拚死的勇敢，就由普通黨員的地位，提拔了上來；被上命派到一個鄉下的縣裏去做秘密工作；三個月內却得暴動起來了。但先是他却在上海受過訓練的，跟了有經驗的他們的老同志；當他初被調上來候用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他是得以認識了穆波。穆波自然是要比他老練了，因為入黨的時間既久，一天只要能學得一個乖，以時日計算起來，半年的時間，至少已經會了一百多個乖了。而且穆波又是一個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比胡赤小學還沒有畢業的程度，就以普通的智識而言，已要多着幾倍之幾倍了。更是穆波已經被捕過幾次，對於秘密工作的技術，又來得非常精密；因此，胡赤受到穆波的指導，實在不少。而穆波

也就從此於無意中，成爲胡赤最欽佩的老同志了，有了疑問，總要向他來討教。但是他們也是很嚴肅的，也和一般同志相見一般。不像平常的人一樣：談完了正經事，還有些敷衍，天長地短的說談起來。就在那時，他們兩人已經認識那個朋友了。穆波和那個朋友，本來是幾年的同學，而且又因爲那個朋友是專攻文學的，頗負聲譽於現代的文壇了，穆波曾有一個時候，爲了要學習文學，幾乎是天天相處一起的。至於胡赤和那個朋友的認識，雖然還是最近的事，當胡赤從鄉下到了上海，由他一個鄰近的同鄉，也是那個朋友的同學介紹了才得熟悉；但見過了一次，却就如相見已久的人一樣。原因是因爲：那個朋友是一個文學家，文學家多少要比普通的人，多一些同情，胡赤却是一個社會裏的零餘者呀！胡赤是一個孤零的孩子，在他的記憶裏，恐怕還沒有認識過父親。就是辛苦撫養他的母親，在幾年前，也因爲和人家有了私情，被族中趕了出去；從此他是成了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了。那時他已有十多歲了。雖然因爲有他一個仁慈的叔子，送他到學校

去讀了三四年書，而且有一口飯吃吃；但不久那個叔子又死了，嬸母，和弟兄們欺侮他，他就爲人家看牛學種田去了。但他却還聰明，很能留心書本，普通的文學，倒還可以看得懂；而且也可用用心思。現在胡赤已有二十歲了，雖是來滬候命的；但明裏只說是來做工的。扯謊自然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恐怕被人識破，最初還能鬼鬼祟祟的見見人面，有時走到了，便去望望那個朋友和同鄉；到最後却索性不見人面了。同時他也很討厭這種無謂的同情，因爲他是漸漸地受了他們同志的同化，已不像初來上海時的尚有人性，而已深知，在這樣的時代，只有革命的人是伴侶。革命的來，不革命的滾開去，同情也不過虛僞。或者也就是最厲害的壓迫與侵略。的確，胡赤是眞眞革命去了！我們不要小覷了他！啊，胡赤是革命去了！

胡赤被調上上海來受訓練的時候，加入了紅黨，怕還不上一月。那時的政治，正是非常混亂，老頭子的心目中，正還依依留戀着英雄一世的孫醫師。明 雖

然已經太非其時的開始活動了，但暗在操縱着的混在明黨中的紅黨，正也吹播得人心在搖曳。胡赤當也不能例外，因此他也先由加入明黨，而暗裏誘到紅黨裏去了、實在這種事，也並不是胡赤如此、到處的情形是這樣，因為那紅黨的手腕，的確可驚。胡赤初加入時，却常常用着宋亦那個原名，及至調來上海，因為明黨清黨運動已開始，而且又非常的嚴緊，紅黨的黨人，都得隱避了，他也改用了假名；雖然對於熟人，還是假不了。但是他那時，還不是叫胡赤。他用胡赤做名字，還是後來的事，那時他已有愛人了。他的愛人是姓胡，他從的是愛人之姓　胡赤有愛人，就是當他在上海受過訓練，被派到鄉下去以後。但是很秘密，沒有什麼人能夠知道。而且他也知道，這是紅黨所不允許的。但後來却為了愛人，他是心魂顛倒了，曾受了好幾次警告；最後是却被開除了。因為黨的屢次警告，對於他非但沒有注意，而痛改前非，重行再把生命寄在黨的工作裏，反愈陷於消沉了；因此黨對他生了懷疑，以為他是背叛了。從時間上合算起來，穆波那時已經從

北方歸來了；所以胡赤的事！至多也不過發生在最近一個月之內。

胡赤現在也和穆波同樣的認識紅黨了，而且也十分同意着穆波那時的精神，並失悔着自己。

確實的，紅黨自爲明黨所離出了，潛伏在四下，到處在搗鬼。聲勢似乎十分浩大，確有一發難收的樣子，但實際上只把人去送死。所以雖然暴動了不少的地方，也如曇花般的一現就滅了。穆波那時在紅黨的地位，已經很高，雖然並不是中央老爺。他眼看着，他們大黨員，坐什寫字桌上，連頭都不敢伸出窗外來一望；但筆頭扭一扭，嘴唇動一動，便整千盤萬的人去死了。就是幸免於殺的，也是流離不歸，去找找他們，連面都看不到。或者看到了，冷冷的說幾句鼓勵話，像上帝撫着了他的兒子的頭一般，已是最大的安慰了。假使要他們，想一點善後，便要打起官話來了：『這是同志應有的犧牲』。或者說：『這樣的紅黨同志不知多多少少；假使每個人都要來找黨想善後，那黨管了工作好，還是管了人好？』

這眞是太殘忍了．於是穆波耐不住而開始批評了。起先只是口頭的批評，最後却得條陳了，並搜集了許多他所親見的事實；因爲他是中央特派的紅黨黨務考察員，確實能夠看到許多中央老爺蹲在寫字間裏所不能夢想到的太不人道的慘象。但黨對他的言論，有的，只是無理的駁斥。什麼革命是不能太姑息的；姑息就是失敗。什麼革命就是犧牲，在革命的行動中，犧牲愈大，成功也愈固，什麼革命的同志，不能把自己和人的生命放在心上，不然就是反革命……搬着這一類的話來壓住他的口。而且自他這樣的發出批評了，黨就指派他去領導一個大城市的暴動，這自然是有非常的用意的；但這是黨的命令。黨的錯誤，果然要來批評，黨的命令、就是黨的生命之所繫，却應該絕對的服從；於是穆波痛心着含着一包眼淚，親自要驅人於死了。

穆波去領導這一次的暴動，實在不大忍心，在沒有暴動之先，日夜躑躅着，他想暴動自然是革命的必須的手段，但像這一種暴動太可笑了。羣衆，黨員，何

當眞能明瞭，只都是把他們，用種種方法，驅來了去送死。有一點人性的人，當何忍去幹；但是穆波却還維護着黨的紀律與威信。暴動起了，如黨所命令他的，殺人，搶劫，迅速地閉着眼睛做到了，便依預定了的計劃退去，檢點人馬；並沒有一點去作了無謂犧牲，在他的心上，自然覺得很舒適；但黨對他這次的行動，已在嚴正的批判了，說他沒有革命的決心，於是罰做下層工作的處分也下來了。妒嫉他的人，也趁機進着讒言了。穆波在這時也根本懷疑到了所謂紅黨同志，雖然他爲了黨，還是很坦白的，毫無怨言的接受了這種處分。但是他也的確太姑息了；而且也太忠誠了。對於這般的黨，更是這般的主義。

當穆波受下這處分的時候，紅黨的黨員，也接到密令，都在嚴防着他的背叛了。而且黨內的巨頭，已幾次開着緊急會議，決定擴大宣傳，使他沒有說話的餘地。並且智識份子最易投機的理論，也於此肯定；而絕端去推重無知的，可以利用的工農去了。自然工人和農人，只知做不會想的。於是紅黨的黨政，應歸還農

的口號，也哄然的提出了。但口號是提出了，下級的離死最近的機關，卻也讓給工農自己來管理了；祇是握有最後權威的黨人的幾個寫字桌，在那裏還沒有給工農知道。不錯，這是絕端應該的事，最高的革命領導機關，自然只有經驗的，有功績的，有才能的大同志，才能主持，不如下級機關的可以馬馬虎虎。要知道下級機關，只要能夠聽命去死的人，就可以去主持，因為下級最重要工作就是死。但穆波卻又很不知趣的起來責問了，對於大黨員這般的態度，雖然他是很同意這般的政策。可是他的危機，也於此伏下了，雖然黨對他的答復，很溫慰的，說是尚在準備中。

此時正在十月內。胡赤於四月調來上海，隔月派下鄉去，九月暴動起來了，又已回到上海，在幾個工廠裏秘密行動。雖然他那時已有秘密的愛情了，但心境還很恬靜，工作一點也沒有怠惰下來。而且反因有了情人的鼓勵，似乎更比以前來得勇敢。他的情人，是叫胡香；雖因暴動後失去了讀書的地方，卻是很安然的

住在家裏；於他們的心的变通，十分無妨。但到了第二年——就是今年的四五月裏，這不幸的事却發生了；胡赤便從此精神不振，而迷留在苦悶中了。

但是胡赤那時又已升格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爲他是一個智識極低的，從農人出身的鄉下的青年同志，其次就是因爲他肯拚死，對於紅黨任何事情只知服從，决不如穆波一樣，很會運用思想；對於黨常常要說話，這是很討厭的。雖然他們紅黨，隨時隨地說，紅黨的精神不怕批評，黨有錯誤，同志儘可指謫；但實際上，這是一句口頭好聽的話。胡赤的地位已經很高了，紅黨的任何重要會議，他都得列席。有好幾件，關於穆波的密件，是經過他的手的。但他却是這般的勇敢，自然他是一個革命者，不該動情：而穆波，胡赤也决定認爲他是叛黨了，似乎是死不足惜的，始終不肯向穆波打個暗示；這次穆波於昏天黑地中被陷了。

自從穆波，提出了最後的責問，紅黨已認定他是反了。一個同志的背叛，關於整個的黨自然很嚴重；連着幾夜，全黨的巨頭，討論處置。有的主張靜察變化

；有的主張暫行停止他的工作；有的主張永遠開除黨籍，每次的會議，終不能卽刻決定。這眞是太姑息了，紅黨的偉大，就在敢作敢爲，殺個把人，就是寃枉的，也是不能避免的不稀罕的事，最後大委員老爺，覺得不能在會議上決定，便這樣指令通過，把穆波處死。胡赤初聽到大委員老爺的這個指令，心裏終是狂跳不安；但是想到了，紅黨同志，應尊重黨的行動，於是也就不顧什麼了。且反而這般的想：『如這樣的同志，却還是死了的好：』穆波的事，這樣的決定了，當夜紅黨把殺人手續做完了，就在第二天的早晨，通告穆波，說是有公會商，下午等得穆波赴約，已經佈好了的劊子手，便執行着了。胡赤在前夜已忙過一晚；穆波被擊了，又忙着召集大會，宣告穆波的罪狀。爲了穆波，胡赤的確忙了幾天。

這也算是穆波最大的，天不絕他的幸運了。槍彈從他的上唇穿過，撇落了幾個牙齒，就曉道向左領穿出了，正是不當要害。而且因此傷也很輕。穆波受創了，仰臥在血中，昏暈過去的時候，行刑的以爲他是完結了。自然他們殺人慣了的

，很有把握，也落得省下了第二槍。移時穆波醒來了，尙不知是什麼一回事，而且也不覺得痛，只以為被車子撞破了牙齒，嘴裏只覺濕漉漉的，吐去了幾口，便坐了起來。但那時看着的人，已經圍滿了，便有人告訴了他這事，他才頓然想到，心疼一陣便又暈過去了。那時捕房救護的車已經駛到了，就在他人事不省的情緒中，送上了醫院。在醫院裏，他很苦楚，心如碎裂了的一般。醫生雖很嚴重的囑咐他要鎮靜，但是他如何鎮靜得下呢？而且他也從此明白了，革命的紅黨就是這樣，主義也不過拿來騙人。

穆波住在醫院裏，去看望他的人很少。終日竟夜，他所能見到的，只有殘酷與欺騙的交舞。那個朋友，也已回了家去，為了某女士的戀愛，受了痛苦。但在這時候，還想胡赤或者會要來看他，雖然他也明瞭，所謂同志，都應該把他拋撇了。自然，穆波這樣的想頭，太是輕視了胡赤了，他是這般的不當是胡赤一個革命的人；而且自己還不知道自己的該死！

一點也不錯，穆波的罪惡，在紅黨看起來，無論如何，該是死的了。於是穆波不死的消息，又爲紅黨所偵知時，第二次的陰謀又開始了。因爲有一個紅黨黨人，是認識醫院裏的看護婦的，在穆波進院後一星期，創口才還結好，這二百元錢，買通了看護婦，把毒藥害害他的消息，不知怎樣，又竟會爬上了他的耳朶了。穆波那時只有忍痛含淚，未經醫生的許可，出了院去，上一個海濱的朋友家去潛養。等到好了，他知道南方的環境容不下他了，便上了遠在萬里的北國、但不久政府對他的通緝令，也隨着下來了。據說那是一個紅黨黨人，被捕後判處死刑時，把他招供出來的。這眞是紅黨最忠實的黨員了，臨死了還不忘他們黨的罪人，還要盡爲黨除害的責任。聽說那時的穆波，已在北方淪落了幾個月，得到一個朋友幫助，在一個機關上做事，生活已稍能安定了。這樣一來，穆波又不能離去，但那時已深秋了，離現在還不過一月多。現在的穆波確實已經大半個人死了，伺候着他周圍的，都是殺機。

胡赤雖曾參與着暗殺穆波的密議，但已不能知道穆波的究竟，假使黨不給他通知，因爲他是在過後二天，又被派到一個鄉下去，領導暴動去了。那時已交冬令，金融總比平常要緊一些，被紅黨認爲是革命的力量的工農，也最來得窮緊，更容易去煽動；弄得各地暴動的機會很多。正是那個鄉下，也暴動成熟了，催派着有經驗的同志去主持；於是又輪到最努力而是最不怕死的胡赤身上去了。這次胡赤領導的暴動的成績，比以前更好了，自然因爲他是已經有殺人和搶劫的經驗了。黨說他這一次：親手去殺幾十個人；並且有一個同志，因爲不能聽命，在這最重要的行動中，指派到的工作，不敢去做，也給他親手當衆槍決了。錢也弄到了好多，使日暮途窮的，嫖妓沒有錢，女同志又不在隨身的，性慾不得解決的大黨員，得了大救。這該是胡赤的光榮與勝利了，他更是得到大黨人的寵譽，從此是登天了。而且也分得了幾個，他最需要而設想已久的金指環，悄悄送了一個給胡香，賸下來的換了錢，還做了一套西裝。

胡赤被任爲事務考察員，已是二月裏的事了。幾個月僕僕道途，辛苦，自然是很辛苦了；但是也何等的覺得氣概一世。尤其是在愛人之鄉，走來走去，更是得醉。雖然他也想到，愛人之鄉，注意他的人很不少，這樣常是走來走去，太多危險，但是他這樣想到了，總也以爲什麼都不要緊了。是的，從前他是衣衫襤褸，臉孔上沒有肉，好像一個鬼；而現在却是這般不同了，西裝是這般漂亮；又因爲罐頭牛乳吃得太多了，臉容如日光之下的紅漆木器。

今年開了春，胡赤又得繼續讀書了。這個學校，雖是一個鄉下的中學，因爲那個縣城很熱鬧，而且交通也很便利，文化還不差；所以環境很新穎。因此胡赤上了那里，胡香很便利的出來看他。而且有幾次是同住了，在旅店裏；她是假名說，要下鄉到家裏去。胡香原是當地的小同志，也很有些美麗。當胡赤在去年被派到那里工作去的第二天，就在一個會議上認識她了。以後發生了愛情，便一方工作，準備暴動；一面就在工作之餘，去吻吻她的嘴。他的確也很留心小說和新

詩，尤其是他們紅黨所許重的幾個大文學家的東西，他更是不厭倦的去翻字典讀着。所以喝過一杯紅酒，也應該去喝一杯綠酒的，一位負有最大盛名的無產革命文家的，不朽的說話，他得背熟而踐行了。但九月暴動以後，他是確確離着她，在天之一方遙望着了。她呢，也因為學校受封，住到了家裏去。當然，她也沒有人留心到，却無須遠避。直至今年學改組，開學了，才又上學去；暗裏還在跟人革命。但後來因為胡赤去看她太密，而且又因為胡赤究還有些人認識他，於是事就敗露了，只得離開學校。同時家庭也知道了，正正把她驅逐。胡赤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胡香已飄流到一個鄰縣的同學那里去了。從此胡香生活無定，輾轉飄流，胡赤也居無定處，兩方都隔絕着了。但那時胡香已有了孕了。胡赤為此，雖硬有克制，但終是離不了痛苦與消沉。這時黨已知道他有戀愛了。

為了愛情一蹶不振的胡赤，自被開除了黨籍以後，生活自然是艱緊了。的確，如胡赤那樣的人，只會去幹死。但他為着愛，却也只得忍受了。而且忍飢耐餓

，到處去訪問胡香的消息。最後，胡赤知道胡香是在一個荒僻的鄉下的小學校裏做教書匠，他尋了去，已經衣敝履敗，回復了和胡香初遇的情況了。而且那時又已秋天了。旋即又上了那江南的古城；因為知道了那個朋友，也是住在那裏，於是去訪問，却又巧遇了穆波。但那時他雖不知穆波怎樣，究是飄落何處，却是知道穆波還是在這人間；因為紅黨第二次的暗謀穆波不成時，就下令各級機關預防了。

胡赤遇到那個朋友時，那個朋友，正因上年失意於某女士了，又和新情人於春末結了婚，賃居在這個古城，已經有好幾個月了。穆波在那裏住的房子，就是由那個朋友去轉租的。因為這古城，並不如上海一樣，可以隨處租得到房子，如穆波一樣孤獨的人，照例不容易找到住處。

胡赤現在自然也很怨恨着紅黨，雖然他自己始終沒有明白紅黨到底是什麼。而且也覺得自己是太可笑和可憐了，那時却這樣的會莫明其妙的去服從。那穆波

自然是勝過他多多了。但他却還沒有知道，現在的穆波，已經是更進步了。他自從於事實上受了欺騙，懷疑到了主義，幾月來的深究，確已發現錯誤，最近是動手批評了。

那個朋友，自從明白了穆波和胡赤的一段有趣的，又是悲痛的革命故事，就允許替他們寫一篇小說；但是他太懶了，也是太頹廢了。一個「紅花雙殘曲」這有味的題名，寫了他的草稿本，已經好久了，但除了這題名外，却只有白紙。穆波催着他幾次，胡赤也很願意有人替他作一篇傳；但那個朋友，他的天地，却建築在番茄皮，白玫瑰，或紅葡萄裏；笑了哭了，幾無定時。因為他是一個文學家呀，永久是這般。

這一次穆波有些忍不住了，而且覺得實在太心焦；於是當那個朋友，又出去喝酒的時候，翻到了那白稿本，便拉着筆自己動手來寫了。他先是點題說：「這是兩朵染了紅顏色的花呀，如今是這般殘落了！以後就一句也吐不出來，祇是呆

呆的望着筆管；並看着書桌上的小檯鐘，咄咄的迫着時間與生命飛去，從門隙裏漏進的冷風，吹落了陋屋的灰埃，汚了雪白的稿紙，於是他有所感而哭了。而且也得綷縩綷縩的寫了下去。那個朋友，帶濃紅的酒意回來了，坐下書桌，重重的喊了一聲：『穆波現在我來寫了。』於是抽出稿本。翻閱稿本，先看到題下第一句，覺得很有意味，便點頭笑了。再翻過一頁來，是一頁螞蟻般的小字堆滿了，而且還有好幾顆淚花，他是已經知道穆波的手筆了，就把眼珠在那裏打滾。

『穆波是生在古老的支那國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的一個小縣城裏，世代業農，早喪父母，依着年長的哥哥過活。八九歲的時候，便上學了，天賦聰穎，在近二十歲的時候，中學還沒有畢業，便上了大學。雖然他是沒有錢，却很有人願意幫助他，因爲他的才幹，的確是很能使人器重的。就在大學讀書時代，穆波是加入紅黨了，這並不是他的入邪，却是要求光明。因爲他的確是感到了時代的苦悶。不過、這却也造成了他失悔的未來，而愈陷於悲哀了！……』那個朋友，

赤看完這一段，便又喊着穆波說了；『那何不就說，小生姓穆名波，江南人氏；不是更好嗎？那時穆波的眼淚，恐還沒有停止波瀾，只是默然不言。那個朋友說着，繼續往下看完了，便批了一句：『這是穆波的小說，』於是開始另頁寫下去了。過後幾天，成了篇，胡赤正又來看他們了，給他看了那篇小說，和穆波的自寫，心裏却想：『胡赤雖也親自做了小說裏的人物，却是寫不出來。』於是臉子有些熱了。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三版

（賊）定價洋四角

著作者 顧詩雲

校訂者 徐雉

發行者 樊春霖

印刷者 新文化印刷所

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四馬路中

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





